《白垩之罪：阿提拉斯编年史》

欧若拉大陆·后永恒阿提拉斯帝国分裂时代世界观与叙事视觉设定集
“动荡时代下，不同力量所代表的不同思考的碰撞与融合。”
游戏品类：黑暗低魔奇幻动作 RPG（视觉与叙事基调对标《巫师3》《龙之信条》）
舞台背景：欧若拉大陆西部阿提拉斯平原、坎法尔半岛及四方边疆荒原

目录导览

- 序卷·裂变的大陆与本原之争：帝国崩解、褪色苦修、棱镜异端与旧福音派分野
- 第一卷·古史神话与《永恒圣典》溯源：普利米戈尼乌斯平原、焚教二元论与光明之子卢奇斯
- 第二卷·神圣阿提拉斯帝国：救赎尖塔与赎罪幼王、泰拉之脉、圣城索泰里亚表里生态、马尔斯与铸造修会、护教军与光明圣徒十二人
- 第三卷·南元老联邦：水上堡垒拉古萨、短剑议会建制史、维特鲁威十二家族与“元老·少壮·圣墓”三方死局
- 第四卷·边境异族与雇佣兵王国：米纳尔圣焰、赛特斯圣愈、北境赫尔人与荒原撒修骑兵
- 第五卷·核心人物志、主线叙事长卷与分支结构：佩尔遗孤的棱镜之路、拉古萨三方博弈、《少女的反叛》支线交汇与大陆终局
- 第六卷·核心场景动态演进与关键叙事道具图鉴：环境叙事拆解与七大关键器物图标设定

序卷：裂变的大陆与本原之争

一、后永恒帝国时代的南北对峙

在欧若拉大陆的西部，名为阿提拉斯的广袤平原上，曾建立起一个几乎统治半个大陆的伟大帝国——永恒阿提拉斯帝国。然而在东部撒修游牧民、北部赫尔海盗连年累月的叩关侵袭，以及行省雇佣兵军团接连不断的内乱冲击下，昔日庞大的帝国轰然崩解，南北分裂为政教合一、奉行严酷苦修的神圣阿提拉斯帝国，以及翻越米纳里斯山脉、在坎法尔半岛延续古典贵族共和传统的南元老联邦。

在这片秩序崩塌的土地上，北方的教会高层以"收复故土"之名穷兵黩武，依靠残酷的宗教审判与沉重的圣税维系统治，暗地里却因本土缺乏高等工艺品与海军战力，不得不篡改圣典条文，与死敌南联邦进行走私贸易乃至政治勾结；南方的元老贵族表面标榜古典文明与自由商贸，实则以森严的血统壁垒与行会垄断锁死了平民的一切上升通道，由五人密院"短剑议会"在酒宴与玫瑰的阴影下执掌生杀大权。而夹在南北两大旧体制缝隙中的米纳尔、赛特斯雇佣兵王国，以及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撒修与赫尔部族，则成了大国博弈中随时可被牺牲或利用的棋子。

二、"褪色苦修"与"棱镜异端"

光辉教会所掌握的超凡力量名为"褪色苦修"。在教会的教义中，人类原初是如同白纸一般干净纯粹的存在，却在大地上活动时染上了本属于自然的颜色，由此滋生出了不属于本我的异色——欲望，时刻在耳畔低语诱惑。因此教会认定，唯有通过不断地锤炼自身、践行严酷的肉体与精神苦修，将欲望与世俗色彩彻底褪去，人类才能重新拥抱圣父，与至伟存在并列，回归最初被缔造时的纯粹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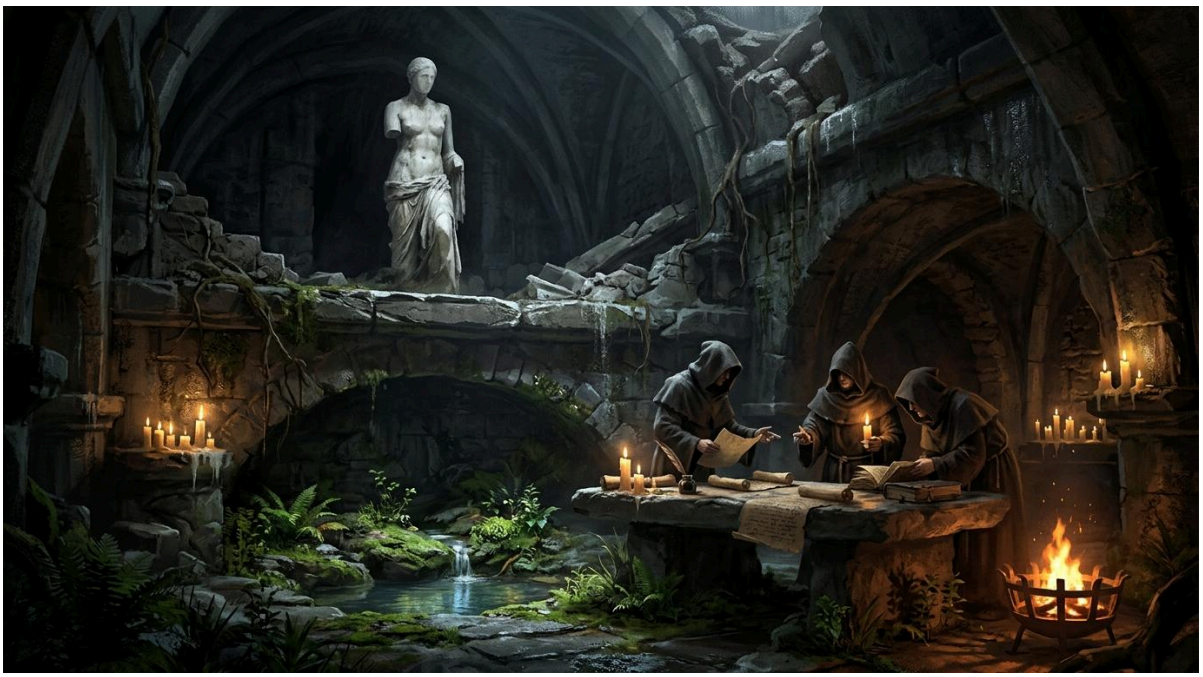
这种苦修伴随着触目惊心的生理异化：苦修越是深入者，在行使圣力时便越不再具有活人的肤色，皮肤、毛发乃至瞳孔会逐渐褪去血色，被如同惨白大理石或苍白雕塑般的无色琉璃质感所取代；他们的眼睛不再深邃，而是被纯白与洋溢着圣光的碎裂纹路填满，面部更不再带有任何悲喜表情——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身为凡人的欲望。

然而，当"褪色苦修"的力量随着征服与传教进入边境蛮族的图腾文化圈，纯粹的白光却被凡人的强烈情感与原始信仰"污染"，如同光线穿过棱镜一般，折射出了正统教会未曾见过的奇妙颜色：东方的米纳尔人将原初火焰崇拜与圣力结合，燃起了兼具光与热、极具蔓延破坏性的金黄色"圣焰"；西海岸的赛特斯人将孕育生命的水元素与圣力交融，化作了柔和如轻抚、注入伤口即可疗愈重创的深海"圣愈"。这究竟证明"圣力正是一切的基点，因而能够引导万物"，还是"对圣力纯洁本质的亵渎与异端"，在帝国引发了激烈的神学争执——但归根结底，这两大王国是否属于异端，完全取决于神圣帝国当下与它们政治关系的亲疏。

三、正教与旧福音派的神学分野

围绕先知遗留的思想，神圣帝国的宗教世界实则撕裂为公开统治的正教（光辉教会）与遭残酷扑灭的地下旧福音派（先知福音）：

- 正教（自然试炼说）：神圣帝国官方国教。宣扬"自然是圣父给予人类的试炼，唯有彻底摆脱自然与欲望的污染才能回归真一神"——这一教义在四面楚歌的帝国成功凝聚起民众对崇拜自然的四方外族的仇恨。正教将原初先知卢奇斯奉为"圣父最接近的孩子、历史上第一个回归圣父的信徒，既是圣父之子更是圣父本身，二者不可分割"；因此继承先知的教会便是尘世唯一的指引者，苍白教皇则是圣父在人间的直接对话者。正教恐吓信徒：背弃教会者死后灵魂将永远被困在自然之中，不断化为低贱的动物与植物为人类劳役。
- 旧福音派（本原与世界分野说）：信奉先知临终留下的《蒂维努斯福音》原初箴言。旧福音派同样承认"褪色苦修"剥去欲望后展现的是人类的本原（人类是圣父的投射）；但他们尖锐地指出，在认清本原之后，人类必须承认：世界是围绕本原人类产生的，欲望虽非与生俱来，却早已与自然、与人类浑然一体；人类的本原仅仅是人类的本质，绝不等于世界的真实或全部。因此，纯粹的褪色苦修只是一种"非创造性的纯粹形体击打力量"——它代表着人类第一次把视角从外部世界收回、审视自身时的向内反思，只能用来破坏与击碎，却无法进行任何修复、建造和治愈。真正的治愈与创造，恰恰需要褪色苦修与其他自然力量的结合去探索，如此人类才能真正走向世界。除早期将先知思想引向“先验造物法则”、后经《马尔斯协约》被初代教皇招安并入正教的工匠支脉“铸造修会”外，主张自然融合的旧福音派在教会建立初期便遭到疯狂清洗，典籍尽数焚毁，仅余极少数古语孤本被封锁于地底或流落黑市。



图：正教与旧福音派的神学分野——上方阴影中残缺冰冷的纯白苍白神像，与地底烛火、清泉及草木生机间研读古卷的旧福音派残党。

第一卷：古史神话与《永恒圣典》溯源

一、普利米戈尼乌斯平原与焚教二元论

相传在古老的东方撒修半岛，在黄沙尚未吞噬大地之前，曾存在一片遍布绿洲与河流的丰饶平原，名为"普利米戈尼乌斯（Primigenius，意为'最初的开始'）"。一个名字早已失传在历史尘埃中的古老农耕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建立起古老的蒂维努斯王国（Kingdom of Divinus），信奉崇拜原初火焰的原始宗教——"焚教"。

信奉焚教的先民认为，世界起源于最初的一团火焰：火焰赋予了世界"光"与"热"，由此才诞生了与之对应的万物元素与阴阳分野——火焰赐予了光，于是有了影；火焰赐予了热，于是才有了相对的冰。这些力量彼此对抗又彼此依存，构成了世间的四季更替与昼夜轮转。

在这一创世神话之下，蒂维努斯王国被严格切割为两个不可逾越的阶级：少数统治者被称为"多米诺（Dominus）"，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则被称为"法穆卢斯（Famulus）"，负责世间一切苦役劳作，其生命与一切权利尽数归属于各自的主人多米诺。蒂维努斯国王是原初火焰在人间的象征，掌握最高祭祀权，代表着主神——火焰与光明之神"索拉（Sol）"，主持白昼、散播热量让万物生长，是一切主宰者的化身；而奴隶法穆卢斯们则被视为黑夜与终结女神"卡利戈（Caligo）"的后裔。相传卡利戈与主神索拉本是孪生兄妹，在缔造世界的永恒战争中，卡利戈被打散而潜入了万物之中，于是光芒照耀下的万物皆有阴影，又终将在光芒的照耀下消逝。由于国王与多米诺贵族们垄断了索拉神赐予的原始火焰力量，法穆卢斯们不仅在武力上无从反抗，甚至在漫长的奴役中从精神深处认同了这套神话宿命。



图：古老的普利米戈尼乌斯绿洲平原与蒂维努斯王国——索拉神庙高台上垄断原初烈焰的多米诺祭司贵族，与漫长阴影下在泥泞水渠间劳作的法穆卢斯奴隶。

二、光明之子菲利乌斯·卢奇斯与荆棘王冠

到了蒂维努斯王国雅努王统治时期，一个多米诺贵族家庭中诞生了一名奇异的男婴。他的母亲怀胎整整三年方才分娩；传说他出生的那一天，太阳的光芒耀眼得将天地万物照得通透无比，而在接生的法穆卢斯奴隶手中，这名婴儿却天生肤色惨白，落地时既不曾啼哭也不曾吵闹，只是安静而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天降异象惊动了王都，连雅努王都亲自登门造访，视这孩子为索拉神降下的神兆，为他送上祝福并赐名——**"菲利乌斯·卢奇斯（Filius Lucis）"**，意为"光明之子"。他，便是日后光辉教会的原初先知、神圣的原罪者、蒂维努斯之主、人类的救赎者。

年幼的卢奇斯极其厌恶与多米诺同龄人打交道，唯独喜欢和家中的法穆卢斯奴隶们一同玩闹，甚至屡次为了保护受罚的奴隶与父母爆发激烈争吵。震怒的父母多次将他押往蒂维努斯的索拉神庙，交由祭司鞭挞以惩戒其"破坏礼仪"之举，后来索性将他常年塞在神庙里跟随祭司修行。也正因如此，年幼的卢奇斯得以深入接触原初火焰的力量，并展现出了令所有祭司惊叹的非凡天赋。

及至青年，卢奇斯依照多米诺贵族的传统外出四方周游。然而在一次旅途中，那名自幼陪伴他一起长大的法穆卢斯奴隶挚友，只因在街角无意间撞到了一位异族多米诺贵族，便被对方盛气凌人地要求当场处死。卢奇斯竭力低头求情，对方却冷酷地威胁：若拒绝以奴隶的性命偿还这份羞辱，便即刻向卢奇斯的家族发起血腥的家族战争。绝境之中，那名法穆卢斯好友跪地恳求卢奇斯牺牲自己，以保全家族的安危。卢奇斯在痛苦中被迫答应，可那名多米诺贵族竟选择了最残忍的处刑方式——他从掌心唤出熊熊烈火，将活生生的奴隶彻底吞噬燃烧，并死死按住卢奇斯，强迫他听完了挚友化为灰烬前每一声凄厉的哀嚎。

挚友惨死的一幕，在卢奇斯心中掀起了无尽的愤怒、剧痛与动摇根基的诘问："火焰既然是万物之主，为何却要如此的残暴？它散发光与热，却也让面对它的人痛苦不堪。"

在随后的漫长旅途中，卢奇斯不断反思自己在家族与索拉神庙中所学的一切教条，尝试将狂暴的火焰术加以改变。他甚至隐瞒贵族身份，主动混迹到一群法穆卢斯奴隶之中，替他们承受多米诺监工的残酷殴打，并试图在暗夜里煽动这群奴隶拿起武器杀害主人、掀起反抗。然而，麻木的法穆卢斯们却恐惧地拒绝了他的倡议——他们麻木地回答道，自己生来本就是光芒下的影子，若是没有了散发火光的多米诺主人，影子甚至无法独自站立在这片土地上。

彻底失落的卢奇斯离开了那里，在沿途的城镇间留下一串疯疯癫癫的传闻后，独自一人钻进了蒂维努斯历代诸王的安息之所——"蒂维努斯圣墓"，在黑暗中与亡者同行，一点一滴地剥离了自己身为凡人的全部感情。他就这样在人间消失了整整三年，连家族都一度认定他早已死于非命。

直到某一天，死寂的圣墓中骤然白光四溢。干瘦如柴、衣衫褴褛的卢奇斯再一次走出了墓门——他的面色苍白如冷硬的大理石与无色琉璃，龟裂的脸庞缝隙间洋溢着刺目的白金光芒，头顶则戴着一顶由墓碑旁荆棘条亲手编织而成的王冠，后世称之为"荆棘王冠"。这，便是世间最初的"褪色苦修"。那段时间里，整个蒂维努斯都在流传着他的神迹：那个瘦弱惨白得仿佛风一吹就会倒下的年轻人，行走时却健步如飞；曾有全副武装的士兵试图上前加害于他，却连他的衣角都无法伤及分毫，他仅仅随手一挥，闪耀的纯白光芒便将进犯的士兵震飞数丈之外。卢奇斯伫立在古老的圣墓门前，向着所有路过的贵族与奴隶发出了震动旧世界的宣告："人类在大地上活动时便沾染了罪恶，他们来自自然，却让自然污染了原初的人类，让洁白纯洁的人类被欲望所玷污，如同沾满五颜六色的白袍。人类皆有罪，傲慢的主人并不比他的奴隶无辜。我们所应当做的，是抛开世俗，共同承受我们的罪。当我们洗去欲望，我们便更加靠近我们的圣父——一如我们本被缔造的样子，更是接近神本身。最终，我们将完成圣父的历练，完成人类的救赎。"

在与雅努王当廷对峙之后，卢奇斯拒绝了王室的招揽与镇压，毅然率领追随他的信徒离开东方故土，踏上漫长的西行之路，最终在古老的永恒阿提拉斯帝国境内逝世，临终前留下了以古语写就的《蒂维努斯福音》。他死后，其麾下最核心的四名门徒——后世尊称为"最初的四方圣人"——分别奔赴大陆四方传道结社，尽管因其严苛的一神教倾向长期遭到信奉大地多神教的旧阿提拉斯帝国排斥，却已在帝国的底层埋下了改天换地的火种。



图：蒂维努斯圣墓前的原初神迹——消失三年的卢奇斯头戴墓碑荆棘王冠走出白光四溢的圣墓，挥手间纯白圣光震飞进犯的王室士兵。

第二卷：神圣阿提拉斯帝国——苍白王座、血红枢机与圣城暗流

一、忏悔尖塔上的幼帝与《永恒圣典》

在分裂初期的北方阿提拉斯帝国，尚未接纳光明教派之前，朝局由骄横的禁卫军挟持年幼的皇帝把持，而南方元老院则公开决裂南迁建立联邦。后来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与崩溃的军心，禁卫军统帅们挟持幼帝，同意扶植光辉教会立为国教；紧接着，禁卫军便与野心勃勃的苍白教皇联手架空了皇室，对天下宣称："帝国堕落的皇帝被圣父要求悔过，以检讨他对这个国家犯下的罪孽。"自此，旧永恒帝国最后的王族血脉——幼帝朱利安·阿提拉（**Julian Attila**）被永久软禁于高耸入云的救赎尖塔（又称忏悔尖塔）之中，政教合一的神圣阿提拉斯帝国正式宣告建立。

由于永恒阿提拉斯帝国的传统信仰是以大地之神为尊的多神教，传统的阿提拉斯王族血脉中天生具有神秘的"大地权能"。为了彻底废除皇室翻盘的可能，教会将救赎尖塔修筑得苍白孤绝、高耸入云，整座塔身外部不设一扇大门，仅在极高处留有寥寥数个窄小窗口，唯有通过蒂维努斯大教堂地底的秘密通道方能进入；尖塔正前方更铺设了一整片寸草不生的纯白大理石广场，唯有广场中央突兀地立着一株惨白色的枯死古树——教会用这样冷酷的建筑仪式，彻底切断了末代幼帝与大地泥土的一切接触。



图：圣城索泰里亚核心区——建于旧皇宫遗址之上的蒂维努斯大教堂、高耸无窗的救赎尖塔，以及隔绝幼帝"大地权能"的纯白大理石广场与白色枯树。
实际上，旧永恒阿提拉斯帝国世代信奉的是以土地之主"泰拉（Terra）"为尊的多神自然教。作为世间最为稀少的自然权能，阿提拉王室实为土地之主在人间的唯一祭司血脉，亦是往昔帝国广袤平原五谷丰登、大地繁荣的暗中推动者——自皇室被囚入高塔、断绝与泥土的感应以来，帝国北方与东境的田畴便肉眼可见地逐年贫瘠荒芜。尖塔前纯白大理石广场中央那株枯死的白色古树，在旧皇宫时代本名"瓦尼特拉伊（Vena Terrae，意为'泰拉之脉'）"，曾是连通王室血脉的圣木；教会掌权后以厚重大理石封死地气令其枯白僵死，为彰显旧王室的堕落与光辉教会的正统取代，特意将其保留在广场中央并改名为"Lignum Canum（灰白之木 / 枯槁圣骸）"作为教会的胜利纪念物。然而在民间遗老与旧教残卷中始终流传着一则古老预言：当真正的阿提拉王室重归大地之时，这株苍白枯树便会褪去满身白霜，再次抽枝开花、结出硕果。

而在那座与世隔绝的救赎尖塔高处，更掩埋着一桩连大多数底层教士都无从知晓的宫闱惨剧。传说当年被关入尖塔的末代幼帝朱利安·阿提拉在漫长死寂的囚禁中悄然成年，与塔中唯一获准照料他起居的年轻女仆暗生情愫，并怀上了一名骨肉。然而因畏惧这段私情一旦败露必遭教会严酷清洗，惶恐无助的年轻皇帝在女仆临盆之夜竟不敢通过大教堂暗道向外界求援找人接生；女仆最终在冰冷无窗的高塔石室里难产血崩而死，本就郁结成疾的朱利安目睹挚爱惨死，在无尽的自责与悲痛交加中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只留下襁褓中幸存的婴儿啼哭不止。

直到许久未闻塔内动静的教会高层循大教堂秘密通道登塔查看，才惊觉末代皇帝与女仆早已化作两具冷尸。然而当年苍白教皇向全帝国昭告的法理旨意是"令堕落皇帝在塔中忏悔赎罪"而非弑君处死，教会既不便公开皇帝惨死狱中的死讯以免引发民心动荡，更忌惮泰拉祭司血脉彻底断绝后地脉失控，只得严密封锁死讯，在尖塔深处秘密将该遗孤抚养长大，并赐名"佩卡托里克斯·阿提拉（Peccatorix Attila）"——这一拉丁古名表面意为背负父母私情与旧朝原罪的"罪人"，暗面却缀着古老的王者词根，寓意"以自身血肉镇压世间罪恶的赎罪之王"。这桩禁忌秘闻后来经由当年被迫入塔收拾遗体、侥幸逃入索泰里亚下水道与北境边陲的圣医堂老杂役之口悄然外泄，成了暗流涌动的酒馆小道流言，并为日后末代王嗣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图：救赎尖塔高处的幽闭石室——唯有极高处窄窗漏下一束冷月，熄灭的壁炉旁停放着抚养“赎罪之王”佩卡托里克斯·阿提拉的孤独摇篮。

帝国的至高领袖为政教合一的苍白教皇柏图一世，治国根本法典则是柏图一世将先知教典大幅删改篡定后的《永恒圣典》。当年协助政变有功的禁卫军统帅们被册封为"血红主教"，组成掌握帝国实权的枢机议会，同时也是下一任教皇选拔的法定候选人。之所以冠以"血红"之名，源自《永恒圣典》中的一段著名训诫："人类最后褪去的、也是最难摆脱的罪恶便是暴力的猩红；然而暴力又是维护圣父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此，身披猩红祭袍的血红主教们距离成为至高无上的纯白牧羊人永远只差最后一步，他们是替圣父执掌尘世杀伐最忠实的剑，却也在权力的腐蚀下成了整个帝国最贪婪的野心家。而在血红主教们把持的枢机议席旁，唯有代表“铸造城市”马尔斯的“铸造使徒长”以大主教之尊同席议政，凭超然的军工垄断权在教廷内部维系着微妙的制衡。

二、圣城索泰里亚（Soteria）与五联教区表里生态

帝国首都旧名"科尔·阿提拉（Cor Attila）"，意为"阿提拉斯之心"；教会掌权后将其正式更名为“索泰里亚（Soteria）”，意为"救赎"。在这座纯白肃穆的圣城表象之下，神圣与肮脏共生，形成了一套严密而伪善的城市运转生态：

1. 蒂维努斯大教堂与黄金树穹顶：直接修筑在旧帝国皇宫的地基之上，为苍白教皇柏图一世、血红主教枢机团与光明圣徒十二人的驻跸之地。大教堂恢弘的穹顶壁画上，描绘着"褪色苦修"的纯白圣光在初代先知卢奇斯的躯体上生根发芽，长成一株遮天蔽日的参天黄金巨树，枝叶托举起历代四方圣人，而端坐于树冠最顶端的正是当代苍白教皇柏图一世。
2. 禁欲市集与玫瑰商会暗馆：圣城地面的公开市集管理极为严苛，严禁售卖任何带有世俗色彩的装饰品与奢侈物，摊铺上只允许交易雇佣兵所需的兵器、口粮与粗糙日用品。然而全城最奢靡的销金窟——商会会馆却堂而皇之地坐落城中：馆内终日玫瑰花瓣飞

舞、南联邦进口的鲸油香水气息横溢，地底更修有一条直通蒂维努斯大教堂的秘密暗道，不仅为教会权贵特供走私奢侈品，更源源不断地向大教堂的主教们输送包含成年男女乃至男女孩童在内的肮脏玩物——被教会内部冠以圣洁伪名的“圣妓”。



图：蒂维努斯大教堂表里对照——远方烛火下血红主教仰望“先知黄金树”穹顶壁画，近处帷幕后的秘密暗道门扉微敞，洒落一地来自商会暗馆的红玫瑰花瓣。

3. 五联教区统治机构：圣城与帝国各大城市均以"教区"为网格进行统治，每个教区皆设有一套五联主教会建筑群：
    - 主礼拜堂：引据圣典"圣父赐予你权柄，你便代行于天下，引导尘间众生"，掌握教区最高行政权与征税权，严密登记每一户居民与商铺，定期强征沉重的"圣税"与"赎罪奉养"。
    - 教会学院：引据圣典"圣者无私，将圣父的教诲传于众人，更接近无罪的国度"。实则按家庭捐献的金钱多寡严格分流：平民子弟只能进入底层学堂学些粗浅工匠手艺；富商与贵族子弟则就读于"圣学会"，其中的优等生方可升入城市核心的"圣学院"深造神学，并获准习练真正的"褪色苦修"，日后出任神学教授或护教军军官。
    - 救济堂与孤儿院：是否放粮救济全凭当地主教一念之间的良心。孤儿院收拢的战争遗孤大多自幼被送往圣学院充当护教军兵源培养；而在腐败教区，孤儿院院长则直接沦为人贩子，将孩童暗中卖往商会暗馆或地下实验室。
    - 圣医堂：引据圣典"圣者无相，无己无欲，奉献于他者，也是回归圣父"。这是教会最大的神学谎言现场——由于纯粹的"褪色苦修"只具备破坏力而毫无治愈功效，主管圣医堂的血红主教与原教旨的仲裁者达成了肮脏默契，在重重黑帘之后暗中引入被官方斥为异端的赛特斯"圣愈"水系力量为教会高层疗伤续命，对外却坚称那是纯白圣力本身的神迹，严禁任何外人窥探治疗过程。
4. 马特·弗洛薇鲁姆河与古下水道黑市：曾经滋养旧都的帝国母亲河"马特·弗洛薇鲁姆河"，如今部分河床干涸，与旧帝国留下的庞大而陈旧的地下排水系统交错贯通。干涸的河道与堵塞的拱顶下水道成了黑帮盘踞的法外之地与庞大的地下黑市——这里公然倒卖走私军火、圣医堂倾倒的实验废药、旧福音派违禁典籍与古帝国遗物。盘踞地底的黑帮一面替教区主教在贫民窟暴力催缴圣税，一面与腐败孤儿院、圣医堂勾结，从事残酷的活体实验与人口贩卖。



图：索泰里亚地底的马特·弗洛薇鲁姆干涸河道与古下水道黑市——纯白圣城脚下的阴影网络，黑帘后隐约透出违禁的赛特斯深海圣愈蓝光。

三、东境门户卡塔索（Cataso）与焦土村落

向东离开圣城，卡塔索要塞是神圣阿提拉斯帝国抵御东方撒修骑兵的最大门户堡垒城市。这座雄城依托昔日永恒帝国遗留的宏伟巨石城墙固守东线；然而由于帝国最顶尖的匠人与矿脉资源皆被高度自治的“铸造修会”垄断于封闭的铸造城市内专攻军械与先验课题，世俗民生土木严重断代退化，地方工匠早已无力复现古人的筑城术，高耸的巨石城垣上杂草丛生，崩裂处只能用粗糙的木架与碎石定期打上难看的补丁。作为东线最敏感的咽喉，卡塔索是"仲裁者"密探的核心监控区，唯有持有教会高价签发的《圣客券》者方可自由出入城门。

在卡塔索之外的帝国东境，半数以上的村庄已在撒修人的劫掠与教会苛捐杂税的双重盘剥下化为焦土，荒野路旁的枯树上挂满被吊死的欠税平民或逃兵，野狗在雾气中撕咬着无人收敛的残尸。少数幸存下来的活跃村庄大多紧靠军事堡垒或彻底依附教会，村民们筑起简陋的木石围墙，眼神麻木而极度排外——有些走投无路的村庄，甚至会在夜色掩护下干起劫杀落单过路商人、旅客乃至受伤雇佣兵的勾当。



图：帝国东部边境门户卡塔索要塞——永恒帝国遗留的巨石城垣上打满了粗糙的木制修补脚手架，城外是化为焦土的东境荒村与泥泞商道。

四、工匠圣都马尔斯（Mars）与“铸造修会”

在狂热禁欲、视异端如寇仇的光辉教会体系内部，却存在着一个画风迥异、高度自治的独立支系——“铸造修会（Ordo Fabrorum）”。它的前身，是帝国分裂初期最早一批信奉卢奇斯早期福音教派的工匠群体。与后来主张拥抱自然万物的地下旧福音派不同，这批匠人从工程与格物的视角推演出了一套独特的“原初铁匠神学”：在他们的教义中，至高圣父本质上是一位至伟的“铁匠”，亲手锻打、铸造了这个世界的每一处精密细节，并以隐秘的底层法则将飞禽走兽的肌理、天地万物的运转乃至人类的形魂严丝合缝地联结为一体；人类坠入尘俗后遗忘了这套造物蓝图，而匠人的神圣使命，便是借由冶金、机巧与理性推演，重新发掘这份“先于经验而失传的造物联系”，勘明被岁月掩埋的世界运行体系，从而循着造物秩序回归圣父本源。正因将闭门探求先验法则视为最高修行，他们对街头传教与讨伐异教徒的圣战皆兴味索然，唯愿隐居深山炉火之侧潜心钻研——门下大师虽技艺精湛、奇巧发明层出不穷，对世俗杀伐却始终态度冷淡。

旧永恒阿提拉斯帝国崩解动荡之际，这批信奉早期福音的铸造匠人大多抱团退隐于旧帝国最负盛名的工匠重镇——马尔斯（Mars）。及至神圣帝国初创，第一任苍白教皇深知护教军统一北境与发动圣战绝离不开精良军备，更忌惮这批掌握核心冶金命脉的大匠倒向南方元老院或彻底沦为地下反叛者，遂亲自移驾前往马尔斯拜会匠人领袖。经过漫长的博弈，初代教皇许诺给予他们丰厚的课题研究资助、免受原教旨清洗的神学豁免权，以及足以调动帝国资源推动各类前沿课题的崇高地位；作为交换，匠人们同意正式并入正教光辉教会，并承诺为神圣帝国的对外战争持续提供武器与军工支持。随后，第一任教皇亲自主持召开了载入史册的“马尔斯大公教会议（Council of Mars）”，正式签署《马尔斯协约》敲定合并章程。自此，帝国境内一批矿产富集的战略要冲被划归铸造修会单独运营，成为不受常规五联教区管辖的自治飞地——“铸造城市”，其中规模最宏大、高炉终年不熄的首府正是马尔斯；而在光辉教会中枢，铸造修会的最高代表尊称为“铸造使徒长”，享有与枢机议会“血红主教”们平起平坐、同席议政的大主教席位。这种畸形的政教军工同盟也造就了帝国奇特的割裂景观：一方面修会鄙薄世俗享乐细软且深居内陆矿山不事造船，迫使腐败的圣城权贵仍需私下向南联邦走私奢侈品与租借海军；另一

方面顶尖工匠与矿产被修会死死锁在铸造城市高墙之内，直接导致帝国地方世俗土木技艺严重萎缩。



图：工匠圣都马尔斯的圣脉锻炉——前景面容苍白的铸造修会老修士正将发光的纯白圣力脉络锻入暗钢重剑，左手戒备地按住工作台上的先验几何图谱；后方炉火浓烟中是无偿苦役数年的底层打杂学徒。

铸造修会冠绝大陆的独门绝技，在于能够将纯粹的"褪色苦修"纯白圣力，以类似人体血管或叶脉般的精密几何"脉络"形式，千锤百炼直接锻入兵器与甲胄的金属胎体内部。当使用者激发自身圣力时，力量便会顺着武器内部的预设脉络如活水般奔涌流转，既可瞬间大幅拔高武器的结构强度、破甲重击或锋锐切割属性，亦能依据内部脉络网络拓扑设计的差异衍生出千变万化的实战模组（护教军精锐手中的破城重锤、流光圣剑与精密机械重弩皆由此出；而在实机体验中，这套"圣脉网络"亦能成为主角传导并增幅异色棱镜圣力的绝佳金属载体）。在不同的铸造城市之间，修士们依矿脉禀赋与解经路数各自形成了门户森严的锻造学派与独门绝活，彼此围绕"何种脉络设计最贴近圣父本源"以及教廷军工份额展开着极为惨烈的竞争。

而在马尔斯终年轰鸣的蒸汽、煤灰与铁锤声下，铸造世界内部的人际生态却远比炉中生铁更加冰冷：铸造城市的绝大多数平民子弟，连同从帝国其他地区教会工匠学校毕业后慕名投奔的年轻人，最初都只能在外围工坊替修会"打下手"——从事碎矿、司炉、拉动巨型齿轮风箱与粗坯打磨的繁重苦役。这套形似古典行会师徒制的晋升体系苛刻到了极点，外围学徒往往要白白无偿打工数年乃至十余年，熬过无数次炉火灼伤与淘汰考核，才有机会接触最浅显的圣脉图纸、慢慢跨入修会门槛成为一名正式修士。即便跻身修士之列，围绕珍稀导光矿材、学习资源与科研成果署名权的内卷倾轧也从未停歇——导师防备学徒偷师抢占课题而处处藏私留手，同门与师徒之间为争抢一处高炉配额或一份古帝国机关残卷彼此暗中提防、互相拆台。整座马尔斯炉火彻夜通明，朝夕相对的师徒与同侪之间却充满了审视、戒备与难以逾越的生分。

五、神圣护教军编制与"光明圣徒十二人"

神圣护教军是教会的武装力量，也是帝国的国家军团。他们绝非传统西幻故事里金光闪闪的圣骑士——随着圣力修为加深，护教军修士的头发、皮肤乃至瞳孔都会在"褪色苦修"的侵蚀下失去血色，化作惨白冰冷的大理石雕像质感，体表布满散发惨白圣光的碎裂纹路。战场上，

他们面无表情地齐声高呼军团口号："一切荣耀归于圣父！（All Glory To The Father! / Gloria Patri in Aeternum!）"

护教军以教区为单位组建军团，每个教区军团由一名"武装主教"统辖，下辖各教堂组成的基础战斗小队。因各教区修习传统不同，衍生出四大主力修会与一支特殊清洗部队：

军团/修会编制	战场定位与职能	苦修方向与实战机制	装备形制与视觉特征
圣锤修会	重装攻城 / 破甲攻坚	专注于纯粹力量的肉体苦修，圣力加持下皮肤坚硬如铁石，更可激发"巨人化"徒手投掷巨石砸毁城墙；精英战士持重锤施展圣力穿透打击。	身材魁梧如铁塔，仅在尚未完全石化的关节要害处披挂重甲，人均手持巨型破甲战锤。
圣剑修会	轻装突击 / 战线主力	冲锋陷阵的中坚力量，修习锋锐圣力与剑术、体术的结合，圣力赋予其远超常人的体力耐力与迅捷身法。	身着相对轻便的半身板甲，左手持小圆盾，长剑剑刃流淌着冷冽锋利的惨白圣光。
圣枪修会	军团方阵 / 机动铁骑	内部划分为两大分支：其一为"重装圣枪兵"，持高大塔盾与长枪配合军团推进防御，进可攻退可守；其二为"圣骑兵"，负责两翼机动作战、包抄与合围。	重步兵盾墙如移动白石壁垒；圣骑兵连同胯下战马皆披挂遮蔽双目的苍白面甲。
狩猎修会	远程火力 / 侦察警戒	专注于长弓、重弩射击，乃至需要长时间蓄力准备的巨型群体圣术轰击；同时修习强化五感的感知苦修，兼负全军侦察与警戒。	披灰白伪装披风，背负精密机械重弩，双目彻底被发光的白色碎裂圣纹覆盖。
仲裁者	异端甄别 / 对内清洗	极端信奉原教旨《永恒圣典》的特殊暗杀部队，对四大修会亦时刻保持猜忌防备，更视蛮族棱镜力量为死敌；精通潜行、感知甄别与无声刺杀。	身着深灰近黑的贴身软皮甲，脚踏无声软靴，操使轻便双短刃，在阴影中给予圣父之敌致命警告。



图：神圣护教军阵营 *NPC* 视觉演示——左侧为皮肤与双目呈现苍白碎裂质感的"圣剑修会"苦修突击骑士，右侧阴影中为手持双短刃的原教旨清洗部队"仲裁者"。



图：神圣护教军正面战场编制演示——左侧为激发苦修怪力、挥舞巨锤攻坚的“圣锤修会”巨人化重装修士，右侧为持盲眼塔盾推进的“圣枪修会”重步兵与苍白面甲圣骑兵。

而在四大修会与仲裁者之上，还存在着苍白教皇柏图一世座下直属的最强十二人——"光明圣徒"。这十二人的来历在帝国属于最高机密，唯有苍白教皇与极少数血红主教（前禁卫军统帅）知晓内情：当年南元老联邦爆发"卡西乌斯之乱"，少壮派总督卡西乌斯率领一批立志革新的年轻贵族向把持朝政的保守派元老发动政变，最终政变惨败、卡西乌斯被处死，十二世袭家族随即展开血腥的大清洗。然而在大清洗的名单上，唯独有分别来自十二家族的十二名年轻贵族神秘失踪，至今仍被南联邦元老院死死通缉。

事实上，这十二名年轻贵族早在政变前便暗中接触并偷练了北方的"褪色苦修"，借此杀出重围逃入神圣帝国，拜倒在苍白教皇座下。在教皇的亲自加护与多名武装主教的倾力锤炼下，他们将各自家族世代垄断的世俗绝学与高阶"褪色苦修"深度融合，实力臻至化境。教皇出于制衡国内血红主教的政治算计与对他们力量的认可，将他们正式推向台前，宣称这十二人是"圣父派来协助伟大光复事业的圣徒"。光明圣徒往往一人成军，奔走于大陆各处执行绝密任务而几乎从未失手；更令人胆寒的是，传闻他们在陷入绝境时，可以强行释放内心深处对主之敌的极致愤怒——届时他们如同无色琉璃般完美的五官会强行扭曲，张大嘴巴直至嘴角血肉与眼眶生生撕裂，流下滚烫的血泪，爆发出毁天灭地的纯粹怒火。

神圣阿提拉斯帝国"光明圣徒十二人"完整名录

圣徒席位与姓名	叛逃前出身的南联邦家族
第一圣徒：维克托·瓦莱里乌斯 *(Victor Valerius)*	第一席：瓦莱里乌斯家族（军事统帅与刺客营）
第二圣徒：赛修斯·米利安 *(Cassius Millian)*	第二席：米利安家族（司法审判与标准制定）（主线核心线索人物）
第三圣徒：埃莱娜·克劳狄 *(Elena Claudius)*	第三席：克劳狄家族（外交礼部与古典祭祀）
第四圣徒：吕底亚·维纳利斯 *(Lydia Venalis)*	第四席：维纳利斯家族（航海绘图与商道总管）
第五圣徒：巴尔托洛·弗拉维 *(Bartolo Flavius)*	第五席：弗拉维家族（民生资源与盐粮管理）
第六圣徒：马尔库斯·科尔涅利 *(Marcus Corneli)*	第六席：科尔涅利家族（银行业与免役金库）
第七圣徒：雷纳德·图利乌斯 *(Reynard Tullius)*	第七席：图利乌斯家族（船舶制造与水利工程）
第八圣徒：吉娜娃·安东尼 *(Geneva Antonius)*	第八席：安东尼家族（生物研究与解剖医学）
第九圣徒：奥古斯都·奥勒留 *(Augustus Aurelius)*	第九席：奥勒留家族（轻重器械与军工制造）
第十圣徒：提图斯·卢修斯 *(Titus Lucius)*	第十席：卢修斯家族（全联邦剧场与巡回剧组）
第十一圣徒：塞西莉亚·法比乌斯 *(Cecilia Fabius)*	第十一席：法比乌斯家族（乐理教育与音乐创作）
第十二圣徒：奥克塔维亚·塞维鲁 *(Octavia Severus)*	第十二席：塞维鲁家族（酿酒、诗歌、宴席与特工）

第三卷：南元老联邦——维特鲁威法环、水上堡垒与玫瑰密院

一、"水上堡垒"拉古萨与十二岁的人生分流

当年因不满禁卫军操纵帝国朝政，肩负旧帝国古典贵族共和传统的元老院掀起叛乱，率领追随者南渡险峻的米纳里斯山脉，在海岸线破碎、岛屿星罗棋布的坎法尔半岛建立了南元老联

邦。其首都拉古萨(**Ragusa**)坐落于偏内陆的要冲之地，紧靠一座依托发达河运网络直接联通大海的浩瀚内陆湖泊，层层叠叠的巨型石砌运河、青铜水闸与古典穹顶交错耸立，被世人称为攻不可破的"水上堡垒"。



图:南元老联邦首都"水上堡垒"拉古萨——图利乌斯家族修筑的巨型青铜齿轮运河水闸、往来穿梭的三角帆快船与四角帆巨舰，以及高耸的维特鲁威元老院穹顶与红玫瑰旌旗。

南元老联邦表面上信奉自由与共和，由建国十二世袭贵族家族轮流票选执政官(总督，任期三年)，实则阶层壁垒森严保守:联邦法律严禁贵族与平民通婚以防"高贵血脉稀释"，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平民被允许跻身贵族的先例。即便许多平民商人凭借远洋贸易积累起泼天富贵，在政治上依然毫无话语权。

在拉古萨及联邦全境，每一个平民孩童在年满 12 岁左右时，都必须迎来决定一生命运的残酷分流:要么签入由十二贵族家族绝对垄断的各色工匠、艺术或工程行会成为底层学徒;要么投身另一个充满死亡风险与暴富机遇的行业——海上贸易。联邦的商会全部由贵族出资建立，每年年末的"联邦商业会议"上，各大商会都会对所有已勘探确认的海陆商道展开激烈的竞价拍卖，商品利润越丰厚的黄金商道竞拍价便越是惊人。由于拥有大陆最强大的海军护航(出航前仅需缴纳一笔保护税)，绝大多数商会偏爱走海上商道;唯有极少数能够自组强悍私兵武装的大商会才敢涉足危机四伏的陆路贸易。贵族子弟成年后大多进入家族商会，跟随长辈出海历练三年便能独立接管成熟商道;而平民少年只能先在商船上当苦力打杂、掌舵搬货赚取微薄死工资，熬到攒够第一桶金后，商队才会允许船上的老水手自行购置少许货物在航行途中夹带售卖——这便是南联邦绝大多数平民唯一的生财与翻身之道。



图:拉古萨元老院分流广场——地面镶嵌外方内圆的“维特鲁威四象限法环”(左上天秤、右上钱币、左下齿轮、右下竖琴)青铜大理石浮雕，四周矗立古共和国十二青铜柱，年满十二岁的平民少年正在此接受行会分流。

二、无敌舰队、紫鹅绒军官与粗麻炮灰

商贸是南元老联邦跳动的动脉，因此作为独立兵种的联邦海军享有着全大陆最顶级的资源倾斜:既有数量众多、吃水浅而转向迅捷的三角帆快船，又有船体如移动堡垒般的四角帆巨舰，可娴熟执行商道护卫、海域巡逻、驱逐跟踪乃至直接由海向陆发起两栖强攻——其海上统治力之强，就连不共戴天的死敌神圣阿提拉斯帝国，在面对北方赫尔海盗肆虐时也不得不捏着鼻子私下花重金租借南联邦的舰队协防。

然而与威震四海的海军相比，联邦陆上的常备军却呈现出令人窒息的阶级撕裂。常备军沿用旧帝国"军团—百夫长队—小队"的三级建制，实行全民义务兵制，但法律同时规定:凡参与商贸并缴纳足够巨资购买《拉古萨免兵役银章》者，即可合法免除兵役。由于稍有家底的平民纷纷出海经商逃避兵役，联邦常备军兵源常年捉襟见肘，陆战防务极度依赖外籍雇佣兵(南联邦物质丰饶、风气开放，故有"雇佣兵之乡"之称)以及高度发达的守城工程器械——重型投石机、精密重弩，以及能够大范围喷洒点燃热油与烈焰的守城杀器“阿提拉斯之火”。

在城头与战场上，常备军内部的贫富悬殊一眼可辨:出身世袭家族的贵族军官大多身着华贵的紫色鹅绒西服外套，下配笔挺的白色马裤与长靴;尽管军规要求内衬只许穿素色马甲与白衬衫，讲究个性的年轻贵族们却竞相在马甲上绣满繁复艳丽的纹章与花色。而在他们脚下的泥泞战壕里，那些家里凑不出三百金盾免役费的贫苦平民士兵，只能穿着粗糙的制式麻布衣，在腹部与手腕绑上几块简陋的铁皮护具、扣上一顶生锈铁盔，在"阿提拉斯之火"刺鼻的黑烟中充当搬运重物与肉搏填线的廉价炮灰。



图：南元老联邦常备军 *NPC* 阶级反差视觉演示——城墙高台上身着紫色鹅绒外套、花色绣花马甲与白色马裤的贵族军官及黄铜"阿提拉斯之火"热油喷射器，与下方泥泞中穿着粗麻布衣搬运军火的贫苦义务兵炮灰。

三、第一次神圣战争与"短剑议会（卡西乌斯之殇）"建制史

在十二家族元老院的表象之上，真正扼住南元老联邦咽喉的最高权力核心，是仅有五人组成的常设密院——"短剑议会"。它的诞生，源自建国初期那场险些令联邦亡国的第一次神圣战争。

南联邦初创之时百废待兴，上下皆无心战事；北方的神圣阿提拉斯帝国遂企图趁虚而入，不宣而战发动闪电突袭。当时，第十二家族（塞维鲁家族）一名随商队北上游历的年轻子弟奥科塔尔·塞维鲁（Octar Severus）在商队遭帝国先锋血洗时侥幸生还。敏锐的奥科塔尔立刻意识到这绝非寻常劫掠，而是帝国全面开战的前兆；他当机立断换上戏服，假扮成流浪的吟游诗人孤身一人穿越危机四伏的帝国腹地，沿途亲眼目睹了向南开拔的帝国护教大军，九死一生地逃回拉古萨敲响警钟。

然而面对迫在眉睫的亡国大祸，十二家族议会内部的主和派与主战派却各怀鬼胎、争执不下，白白坐失备战良机。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议会长的第三家族（克劳狄）族长与主管兵器及守城防御器械的副议会长第九家族（奥勒留）族长，私下秘密联合了时任执政官的第二家族（米利安）族长、执掌常备军兵权的第一家族（瓦莱里乌斯）族长，以及带回关键军情的青年奥科塔尔·塞维鲁，五人绕过扯皮的元老院暗中完成了全部城防器械部署与战争动员。当神圣帝国断然回绝一切和谈试探、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令满朝主和派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时，早有准备的五人直接站出来接管防务、展开雷霆防御反击，并当众宣告"五人议会"诞生。

随着第一次神圣战争以成功击退神圣帝国告终，力挽狂澜的五人议会威望登顶，正式定名为"短剑议会"——寓意面对任何威胁联邦存亡的紧急事态、国家安全与重大军务，皆如袖中短剑出鞘，快速出手、一击毙命。后来，少壮派总督卡西乌斯率领革新派贵族青年发动反抗元老专权的政变，亦是被这座五人密院铁血镇压：卡西乌斯本人惨遭处决，其在联邦公开历史中的一

切姓名与记录皆被铲平抹去，唯余短剑议会的绝密档案馆以及世人敬畏的绰号——"卡西乌斯之殇"，还残留着那位总督存在过的痕迹。



图：“*Sub Rosa*（玫瑰之下，即为秘密）”——第十二席塞维鲁家族承办的拉古萨奢华酒宴厅穹顶高悬红玫瑰，前景阴影中的侍者托盘餐巾下暗藏着第一席刺客的藏蓝丝绒短剑。

按照制度，短剑议会由现任执政官（总督）、议会长、副议会长，以及统领秘密工作的两名首席情报官组成，对于危急军国大事享有绝对独断权，且可在总督缺席（如防备总督本人涉嫌叛乱）时直接开会决断。源于第一次神圣战争的历史传统，这两席情报官世代固定由排位首尾的第一家族与第十二家族暗中合流执掌：第一家族在军事统帅的表象下秘密培训死士刺客，主司"武力刺杀"；第十二家族则利用执掌全联邦美酒酿造、奢华宴席与行吟诗人的便利培训特工，主司"酒宴渗透"——只因在美酒与诗歌交织的华丽宴席上，微醺的权贵最容易吐露心底的秘密，而博学风雅的诗人与侍酒师最容易兵不血刃地接近猎物。在古阿提拉斯传统中，将一朵红玫瑰挂在门把手上代表着"门内正在举行绝密会议，一切言辞不得外传"；短剑议会遂将红玫瑰奉为徽记，立下令全大陆胆寒的箴言："Sub Rosa —— 玫瑰之下，即为秘密。"

四、"维特鲁威法环"十二世袭家族全表

南联邦十二世袭贵族家族皆自称源于永恒帝国建立以前、古老的"阿提拉斯城邦十二初祖元老"后裔。议会最高徽标为一幅外方内圆的【维特鲁威人】几何人体画像，十字轴线将法环精准切分为四个象限，分别对应十二家族世代垄断的四大社会命脉：

维特鲁威象限与徽标	家族席位与姓氏	古城邦初祖起源	现代垄断行会、核心专业与政治暗面职能
左上象限：政治【徽标：天秤】	第一席：瓦莱里乌斯家族 *(Valerius)*	初祖执剑官后裔	【军事统帅 & 短剑刺客营】：明面统帅紫鹅绒常备军官团与外籍佣兵军务；暗中承担唯短剑议会知晓的绝密职责——与第十二家族世

维特鲁威象限与徽标	家族席位与姓氏	古城邦初祖起源	现代垄断行会、核心专业与政治暗面职能
			代合作，专门培训冷血死士刺客，稳居短剑议会"主刺杀"情报官席位，并负责雇佣东方撒修骑兵充当黑手套。
左上象限：政治【徽标：天秤】	第二席：米利安家族*(Millian)*	初祖司秤官后裔	【最高司法 & 标准制定院】：第一次神圣战争时的执政官家族，亦是光明圣徒第二人赛修斯·米利安叛逃前的本家；垄断宪法解释权、严酷执行贵庶通婚禁令，并制定全联邦工商业度量衡与12岁学徒契约标准。
左上象限：政治【徽标：天秤】	第三席：克劳狄家族*(Claudius)*	初祖祝圣官后裔	【外交礼部 & 古典祭祀院】：第一次神圣战争时的议会长家族；总管对外结盟、秘密条约签署（包括私下将战舰租借给死敌神圣帝国），并主持古典多神教国祭以抗衡北方教会；暗中与帝国腐败的血红主教搭线勾结。
右上象限：经济【徽标：钱币】	第四席：维纳利斯家族*(Venalis)*	初祖引航官后裔	【航海测绘 & 商道总管会】：专门培养航海家与海图测绘师，勘探确认大陆与海洋商道，主持每年年末联邦商业会议上的商道竞价拍卖；序章中协助撒修骑兵绕过边境防线突袭佩尔村的秘道地形图即出自其档案库。
右上象限：经济【徽标：钱币】	第五席：弗拉维家族*(Flavius)*	初祖谷仓官后裔	【民生资源与盐粮调配局】：总管全联邦粮食储备、海盐晒制、淡水矿产调配与远洋舰队补给线，死死攥着拉古萨百万市民的生存命脉，其名下的"水上大谷仓"是任何政变与起义的必争之地。
右上象限：经济【徽标：钱币】	第六席：科尔涅利家族*(Corneli)*	初祖铸币官后裔	【中央银行业 & 免役金库】：垄断联邦金盾货币铸造、远洋商会信贷保险，以及向攒够三百金盾的从商平民核发《拉古萨免兵役银章》；无数贫苦水手为偿还其免兵役高利贷而在风浪中耗尽一生。

维特鲁威象限与徽标	家族席位与姓氏	古城邦初祖起源	现代垄断行会、核心专业与政治暗面职能
左下象限：工程【徽标：齿轮】	第七席：图利乌斯家族*(Tullius)*	初祖造舟官后裔	【船舶制造 & 水闸工程行会】：垄断高机动三角帆快船、四角帆巨舰与远洋商船的船坞建造，并掌控维护首都"水上堡垒"拉古萨命脉所系的河湖船闸升降系统；船坞下辖的数万底层工匠与水手积怨最深。
左下象限：工程【徽标：齿轮】	第八席：安东尼家族*(Antonius)*	初祖医官后裔	【生物研究 & 解剖医学行会】：垄断全联邦医学教育、外科解剖、远洋防疫药剂与刺客神经毒素研发；暗中在黑市高价收购北方"石化苦修士"与蛮族萨满遗体进行解剖，企图用世俗科学解析超凡力量。
左下象限：工程【徽标：齿轮】	第九席：奥勒留家族*(Aurelius)*	初祖司炉官后裔	【轻重工程器械与军工行会】：第一次神圣战争时的副议会长家族；垄断从小型手工作坊机械到大型守城重器（投石机、重弩、热油烈焰喷射装置"阿提拉斯之火"）的研发制造，以器械优势弥补联邦陆军兵力不足。
右下象限：文艺【徽标：竖琴】	第十席：卢修斯家族*(Lucius)*	初祖假面官后裔	【联邦大剧场 & 巡回剧组总会】：总管全联邦所有歌剧院、戏剧排演审查与跨国巡回剧团运营；既以世俗娱乐麻痹国内市民，其常年游走各国边境的剧团马车亦是跨国密探传递死信与违禁品的绝佳掩护。
右下象限：文艺【徽标：竖琴】	第十一席：法比乌斯家族*(Fabius)*	初祖司乐官后裔	【乐理教育 & 音乐演出创作】：总领全联邦音乐学院教育、乐器制造工坊、交响曲创作与贵族沙龙音乐会；以繁复华丽的世俗礼乐与北方教会的禁欲苦修分庭抗礼，底层学徒却只能沦为制琴苦力与行军号手。
右下象限：文艺【徽标：竖琴】	第十二席：塞维鲁家族*(Severus)*	初祖司酝官后裔	【酿酒、诗歌、宴席宣传 & 特工渗透部】：短剑议会缔造者奥科塔尔本家；表面承办全联邦顶级葡萄酒酿造、诗歌宣传与奢华宴席，暗中

维特鲁威象限与徽标	家族席位与姓氏	古城邦初祖起源	现代垄断行会、核心专业与政治暗面职能
			培训博学多才的社交特工，稳居短剑议会"主渗透"情报官席位。

五、拉古萨的三重裂痕：保守元老、少壮派与平民“圣墓派”

在拉古萨繁华的水道与金色穹顶之下，南元老联邦的社会肌体早已因财富分配的极端畸形与权力垄断而撕裂为水火不容的三大政治阵营。这三股力量的暗中角力，构成了第四幕风暴降临前最危险的火药桶：

其一是以短剑议会五巨头及第三席克劳狄、第六席科尔涅利、第十二席塞维鲁等老牌宗主为核心的“保守元老派”。这群把持元老院的老人们将“维特鲁威四象限”视为不可触碰的永恒铁律：他们一面严酷执行贵庶通婚禁令、封死富商参政的一切可能，一面用三百金盾的《免兵役银章》高利贷抽干平民水手十年的血汗，再用没有银章的赤贫子弟去填陆军炮灰的窟窿。为了维护这台精密运转的吸血机器，他们甚至不惜违背建国大义，在玫瑰阴影下与死敌神圣帝国的腐败血红主教勾结分肥，用第一席的刺剑与第十二席的毒酒抹杀任何敢于越界的改革者。

其二是潜伏在贵族青年军官、海外领航员与工程学者中的“贵族少壮派（卡西乌斯余党）”。尽管昔日领导革新的卡西乌斯总督已被短剑议会处决并铲平了石碑上的名字，十二家族中更逃出了十二名叛逆子弟北上化作光明圣徒，但留在拉古萨的新一代年轻贵族中仍有大批不满现状的激进分子。他们在远洋贸易与边境战事中亲眼目睹了常备军的腐朽空虚与老人政治的僵化无能，主张推翻五人密院的黑箱独裁、向富裕平民海商开放部分议席、削减免役盘剥以重建强盛的公民军团。然而少壮派终究生于紫鹅绒与古典沙龙之中——他们渴望的是一个更高效、更有活力的精英共和国，骨子里依然将十二家族的世袭产权视为文明基石，既想借底层怒火掀翻保守老人，又深深恐惧平民暴动彻底冲垮贵族秩序。

其三则是在图利乌斯船坞底舱、破产水手贫民窟与粗麻炮灰军营中悄然蔓延的反建制平民地下结社——“圣墓派”。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官方严令排斥北方一神教、高举古典多神教的南元老联邦，其最底层的苦力与水手却从北来商旅流传的野史中，迷上了光辉教会原初先知菲利乌斯·卢奇斯在东方“蒂维努斯圣墓”前对抗多米诺奴隶主的传说。圣墓派信徒既唾弃北方苍白教皇篡改圣典压榨圣税的伪善教会，更痛恨拉古萨十二家族将平民当作“法穆卢斯（奴隶）”世代盘剥的行会铁笼；他们摘取了先知走出圣墓时那句“人类皆有罪，傲慢的主人并不比他的奴隶无辜”的原初呐喊，以炭笔在潮湿的船坞木壁上画下“荆棘王冠压碎贵族天秤”的暗记。在圣墓派眼中，无论是保守元老还是许诺温和改良的少壮派少爷，不过都是骑在奴隶头上的“多米诺”；唯有像先知走出圣墓那样彻底砸碎十二青铜柱、烧毁科尔涅利银行的高利贷账册、夺回弗拉维家族的水上大谷仓，拉古萨的平民才能真正站立在大地之上。



图：拉古萨底层反建制平民结社“圣墓派”——在图利乌斯干船坞未完工的巨舰龙骨阴影下，粗麻炮灰士兵、破产水手与十二岁行会学徒围着火盆集会，木墙上绘着“荆棘王冠压碎天秤”的反抗暗记。

第四卷：边境异族与雇佣兵王国

一、米纳尔王国（Kingdom of Minar）与圣焰修会

米纳尔王国的祖先极为古老，甚至早于如今盘踞东方的撒修人，源自遥远东方的古老米纳尔部落，世代信奉崇拜原初之火的"焚教"。当年永恒阿提拉斯帝国挥师东征摧毁了他们的故土部落，亡国的米纳尔人被迫在帝国境内四处流浪；但由于多神信仰的旧帝国并未强行剿灭焚教，米纳尔人得以凭借不灭的火焰信仰始终维系着顽强的民族凝聚力。及至旧帝国崩溃末期，骁勇善战的米纳尔人组成雇佣兵团替帝国征战，随后在席卷行省的大叛乱中脱离帝国，在东南边境建立起独立的米纳尔王国。

神圣阿提拉斯帝国建立后，面对东方撒修骑兵大举西侵与北方神圣帝国圣战威逼的双重压力，米纳尔王国被迫选择低头皈依光辉教会、学习褪色苦修。然而原初之火的血脉记忆并未熄灭——米纳尔修士将焚教的火焰力量与纯白圣力强行交融，诞生了燃烧着炽烈金黄色火光、兼具光与热且赋予圣力恐怖蔓延破坏性的棱镜异端——"圣焰修会"。

二、赛特斯王国（Kingdom of Cetus）与圣愈修会

赛特斯人据传是早期南下的北方赫尔部落与阿提拉斯平原西部原住民塞斯人通婚融合的后裔，世世代代栖居在西部破碎的海岛与曲折海岸线上，以出海捕鱼为生。旧永恒帝国兼并西海岸后，赛特斯人长期保持着平静的臣属状态；直到帝国末期，北方群岛的赫尔海盗大举南侵劫掠，不堪其扰的赛特斯人向腐朽的帝国求援无门，只得自组武装迎击海盗。在残酷的海岸厮杀中，赛特斯人凭借熟稔水性的优势与凶悍绝伦的作战风格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大陆闻名的雇佣兵民族，并趁着东方米纳尔人内乱之机独立建国。

由于继承了古老的海洋崇拜，赛特斯人深信"水是孕育世间一切生命的万物之母"，虔诚供奉海洋与海神。后来神圣阿提拉斯帝国重金租借南元老联邦的无敌舰队从海上围攻赛特斯，王国战败被迫皈依光辉教会。而当冰冷死寂的纯白圣力接触到赛特斯人温润的水元素信仰时，圣力竟变得柔和无比，仿佛海流轻抚过人的全身，注入伤口之中更可起到起死回生般的疗愈奇效——棱镜异端中的“圣愈修会”由此诞生。

三、北方赫尔人（The Hel）与"海洋之心"



图：西部海岛赛特斯王国与“圣愈修会”视觉演示——风暴拍打的礁石海洞内，赛特斯修士以萦绕深海苍蓝水雾的双手抚平重伤雇佣兵的创口。

赫尔人是世代盘踞在北方苦寒群岛上的尚武蛮族。恶劣贫瘠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他们崇尚勇士、热爱远航、以海上劫掠为生的彪悍传统。早在远古时代，赫尔人便曾多次南下侵扰阿提拉斯平原，但被鼎盛时期的永恒阿提拉斯帝国一路痛击赶回大海，并由帝国北方军团常年严密盯防，寸步难入内陆。

旧帝国内乱崩解后，敏锐的赫尔海盗绕开北方陆防，乘长船重新登陆西部海岸，与同源异支的赛特斯人迎头相撞；而在如今神圣帝国北方战线不断萎缩之际，赫尔人更趁虚而入，重新深入帝国北部与西部陆地建立起稳固的军事前哨站——这群昔日只懂烧杀的海盗甚至学会了与南元老联邦做生意，四处抓捕帝国平民充当奴隶卖给南方船商，换取精良的钢制武器与甲胄。如今，赫尔人与神圣帝国仅隔一条波涛汹涌的纳尔河隔岸对峙，那里已沦为北方最血腥的绞肉场。赫尔部族保留着古老的海洋萨满传统，在海上作战时受海洋庇护极难对付，其精锐狂战士更拥有古老信仰赋予的"海洋之心"加持，一旦踏入战场便悍不畏死，甚至彻底感受不到肉体撕裂的疼痛。

四、东方撒修人（The Sashu）与"风之避矢"



图：纳尔河滩头血战与赫尔"海洋之心"狂战士——风雪激流中龙头长船抢滩登陆，身绘海洋萨满图腾的赫尔勇士身中数箭仍毫无痛觉地悍勇冲锋。

当年古老的东方米纳尔部落被打散之日，其中一支残部逃入了连永恒帝国大军也无法逾越的浩瀚沙漠地带，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吞并统一了东方荒原各游牧部族，融合成了如今生活在撒修半岛上的撒修人。然而随着大沙漠无情地逐年扩张、赖以生存的绿洲与内陆河流相继干涸枯竭，濒临渴死与饿死的撒修部族不得不向西寻找生路。趁着帝国衰弱分裂的良机，撒修铁骑一举跨过了连接撒修半岛与阿提拉斯平原的狭窄咽喉要道——"阿提拉斯之喉"，在帝国东部夺下了大片水草丰美、盛产良马的山区，让世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人久违地重新获得了稳定的栖息地，并依托山地良马频繁奔袭神圣帝国东境与米纳尔王国。



图：阿提拉斯之喉与撒修荒原——干涸龟裂的远古河床、被百年烈风穿凿出天然风孔的砂岩巨柱，以及在沙暴中猎猎作响的撒修游牧帐篷与行风图腾幡旗。

撒修人笃信"风是行走在万物之间的神明，为世间一切生命带来跳动的脉动"。部落中享有崇高权威的"撒修长老"们凭借古老的图腾信仰，以矿物与鲜血绘制神秘符号来沟通并驾驭狂风的力量——这不仅让撒修骑兵在战场上来去如风、无视崎岖山地地形的阻碍，长老们赐予战士随身佩戴的风蚀符石挂坠，更能在冲锋时卷起气旋，带来令敌军弓弩手绝望的"避矢加护"。



图：边境棱镜异端与荒原部族 *NPC* 视觉演示——左侧为苍白裂纹手臂燃起赤金烈焰的米纳尔"圣焰修会"剑士，右侧为身绘黄土行风图腾、周身气流偏转箭矢的撒修游牧骑射手。

第五卷：核心人物志、主线叙事长卷与交互分支

一、核心人物传记与“人体棱镜”力量体系

1. 赫伯特·辛格（Herbert Singh）—— 佩尔的遗孤与异端力量整合者

赫伯特出生在神圣阿提拉斯帝国东南部边陲的贸易中转村佩尔。这里紧邻米纳尔王国与南元老联邦，南来北往的三教九流日夜汇聚于此：南联邦的商人在酒桌下买通雇佣兵暗搞破坏，教会的密探混在旅人中监视米纳尔与南方动向，赛特斯人与米纳尔人在此贩卖土产或出卖武力，甚至连东方荒原的撒修蛮族也曾在此现身交易。赫伯特的父母在村中经营着一家终日忙碌的家庭旅馆，一家人日子殷实而温暖。

自幼在五光十色、诸族混居的市井街头长大，赫伯特向来厌恶教会学校里死气沉沉的说教与对异族刻板的敌视。他天性机灵开朗，成日逃课在街巷间乱窜——替南联邦的商人带过路，听外乡人讲未曾见过的大海并跟着学几句蹩脚的异族俚语，替不肯露面的密探送过信（也因此认得了教会与各商会的印章），还常拿捡来的撒修兵器去后山偷练，缠着旅馆熟客、刀疤老雇佣兵凯恩教他站桩握剑。

然而那场由南北高层合谋降下的屠村大火，一夜之间夺走了他的父母与故乡。强烈的复仇执念与市井磨砺出的生存本能，造就了他此后极端的实用主义——他无法像正统苦修士那样抹杀七情六欲、将自己变成一尊冰冷的苍白雕像；相反，他对异族文化毫无心理藩篱，将自身滚烫的愤怒、悲悯与求生执念化作一枚“凡人棱镜”，把正教的基础纯白圣力与米纳尔之火、赛特斯之水、撒修之风、赫尔之海强行折射交融、集于一身。从一心只想杀光仇敌让亡魂安息的复仇少年，到最终看穿南北旧体制垄断压迫的本质、在废墟上见证多元共存新黎明的归乡老人，赫伯特用一生走完了对整个旧时代的祛魅。

赫伯特“人体棱镜”五系流派实战转化表

棱镜流派架势	力量渊源	内心驱动情绪	视觉表现（实机美术特征）	核心战斗机制与定位
褪色苦修	神圣护教军·圣剑修会	克制与隐忍	持剑小臂浮现苍白碎裂纹路，剑锋流淌冷冽白光	精准格挡 / 架势击破：以基础圣力抵消重武器硬直，弹反瞬间大幅削减敌方架势与护甲韧性。
圣焰	米纳尔王国·圣焰修会	复仇之怒	苍白裂纹内部转为奔涌的金红色熔岩火光，剑身燃起烈焰	破甲灼烧 / 蔓延引爆：兼具光与热的狂暴斩击，点燃敌军甲胄并在重击下触发连锁爆燃。
圣愈	赛特斯王国·圣愈修会	悲悯与思念	兵刃与掌心萦绕柔和温润的深海苍蓝荧光水汽	创伤净化：化刚为柔，在连击中抚平自身重创，展开水幕驱散流血、灼烧与毒素侵蚀。
荒风	撒修部族·长老风图腾	执念与自由	周身卷起混杂黄沙的螺旋气流与古老行风符文轨迹	高速机动 / 箭矢偏转：无视泥泞山地地形阻碍，大幅延长

棱镜流派架势	力量渊源	内心驱动情绪	视觉表现（实机美术特征）	核心战斗机制与定位
				闪避垫步距离，自动偏转袭来的弓弩流矢。
海心	北方赫尔·海洋萨满传统	孤注一掷的狂热	双瞳充血赤红，裸露皮肤浮现暗青色远古海兽图腾	痛觉屏蔽 / 狂战霸体：短时间内彻底免疫受击硬直与疼痛退缩，攻速暴涨并在濒死时锁血死战。

2. 赛修斯·米利安（Cassius Millian）—— 覆剑天秤与流血泪的第二圣徒

南元老联邦第二席（最高司法与标准制定家族·米利安）叛逃的贵族少主，现居神圣阿提拉斯帝国苍白教皇直属“光明圣徒十二人”中的第二圣徒。常态下的米利安总是低垂着宽大的修会兜帽，面庞呈现出高阶“褪色苦修”特有的卡拉拉白大理石与无色琉璃质感，看不出丝毫凡人的悲喜；唯有在他抬手扶袖的瞬间，手背上会露出一块极其特殊的旧刺青——那是一具横梁向两侧展开、下方悬垂双盘的米利安家族“天秤”徽记，然而在天秤正中央却竖直插着一把剑；剑的线条狠狠压在原本的天秤旧线上，墨色更深，显然是他当年投身“卡西乌斯少壮派政变”、决意与家族决裂时亲手覆刺上去的印记。
他将米利安家族世代执掌的“青铜法典与秩序裁决”融入纯白圣力，举手投足间能以无形律法重压禁锢强敌；而在陷入绝境或面对背叛的滔天怒火时，他无色琉璃般的五官会强行撕裂扭曲，嘴角与眼眶淌下滚烫血泪。在整部故事中，他是牵动全局的暗线枢纽：序幕前夕他以佩尔村为据点袭扰南联邦，无意间为村庄招来灭顶之灾；第一幕尾声他在边境截住逃亡的赫伯特，认出少年的身世并点破其不该走纯白苦修的死路，暗托凯恩送其入圣焰修会；第三幕遭血红主教出卖围攻时，他与成长归来的赫伯特凭《染血玫瑰短剑》拼齐南北高层勾结的黑幕，最终引导赫伯特南下掀翻拉古萨，自己则在北方“叛教之乱”的烈火中战至最后一刻。

3. 凯恩（Kain）—— 刀疤之下的荒原严父

佩尔村辛格家旅馆的常客，一个脸上横着一道狰狞刀疤、终日沉默寡言的老雇佣兵。幼年赫伯特曾有些怕他，熟络后才发现这个山一般的汉子总愿意在后山耐心地纠正自己的站桩与握剑。佩尔村惨遭屠戮之夜，他在后山从南联邦死士刀下救出赫伯特，又冲进烈火熊熊的旅馆将崩溃的少年硬生生拖入冰冷河道保住性命。他比谁都清楚刀尖舔血的残酷——“那不是你在酒桌旁听来的故事，也不是过家家，雇佣兵要承受杀人与被杀”——因而起初百般拒绝带赫伯特同行，最终却仍心软替少年解开不合身的血腥死人盔甲，带着他踏上东线战场；他极力反对赫伯特踏入吃人的光辉教会，却又在赫伯特沦为教会逃犯、力竭边关之际受米利安之托率众拼死相救，直至在旧时代崩塌的大陆终局动乱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4. 维尔纳斯（Vilnas）—— 陨落于圣城淤泥的理想主义骑士

神圣护教军“圣剑修会”的青年骑士。在这个高层藏污纳垢的帝国里，维尔纳斯是极少数真正怀揣骑士道义与纯粹怜悯的异类——正因看不惯圣城索泰里亚内部的腐败潜规则，他主动请缨奔赴最艰苦的东线战场抗击撒修人，并在此结识了少年雇佣兵赫伯特，引荐渴望力量的赫伯特持卷宗线索进入圣城修习。在索泰里亚，当两人撞破孤儿院与地下黑市勾结贩卖孩童的罪恶，并肩夜潜马特·弗洛薇鲁姆干涸下水道格杀堕落的教区主教、缴获古语禁书《蒂维努斯福音》后，冷血的“仲裁者”追查而至。面对审讯刀锋，维尔纳斯毅然挺身将所有罪责揽于一身护

住赫伯特，被当场扣上“叛教者”罪名乱刃刺死——他滚烫的鲜血彻底击碎了赫伯特对正统教会的最后一丝幻想，直接催化了少年掌心“赤金圣焰”的狂暴觉醒。

二、主线叙事长卷与双折返点分支架构

【回忆录引子与序幕：佩尔的晚霞、天秤与浓烟】

“日暮黄昏，群鸟归巢，伴随着一声声唤归的鸣叫。天空下的村庄炊烟袅袅，被晚风揉碎在温暖的晚霞中，拥抱到家的旅人们。残阳最后穿透粉红的云朵，将我所在的山峦渲染成怀念的剧幕。我继续低头，吹走书页上的落叶，笔尖拼命地挥动着，将漆黑的墨水刺入纸张中……虚与实的界限，在这时刻并不重要。我摩挲着笔下粗糙的莎草纸，是啊，就像这本回忆录，现实与记忆交织在一起。爱与恨、善与恶、遗忘与铭记、仇恨与和解、无力的个人与汹涌的巨浪……就像无情的历史一般，在无数的波折与风浪后，却只能剩下捧在手心的碎片，以及一声叹息。”



图：重建后的佩尔村后山黄昏——立于墓前的旧木桩、粗糙的莎草纸回忆录，以及山下晚霞炊烟中既熟悉又陌生的边陲故乡。

故事以晚年赫伯特坐在重建后的佩尔后山撰写莎草纸回忆录拉开帷幕，镜头随即跌入往昔五光十色的边陲市集：少年赫伯特在车马簇拥的街巷间偷拿摊贩果子被父亲带着当面赔钱致歉、在旅馆擦木杯偷听异乡客闲谈、在后山随凯恩练剑。直到某日，一名打听南联邦消息的神秘兜帽客（第二圣徒米利安）在扶袖间露出了手背上“插着深色长剑的天秤”刺青，并流露出令人窒息的凛冽杀意。

数日后，一名戴着鹅绒手套、满脸堆笑的南元老联邦商人点名雇请赫伯特前往后山带路。行至幽僻山谷，几名披风健壮死士骤然暴起将赫伯特死死按进泥土；笑脸商人蹲下身，掏出一张画着“无剑天秤”的牛皮纸逼问兜帽客下落。赫伯特认出那正是少了一把剑的米利安家族纹章，却因深恐连累在旅馆开门迎客的父母而咬死不知。就在对峙令人窒息之时，山下佩尔村骤然浓烟冲天、马蹄震地——原来短剑议会为警告在佩尔活动的叛逃圣徒，早已由第四席提供秘道地图，与东方撒修骑兵达成了借刀屠村的肮脏交易！

危急关头，凯恩暴起刺杀绑匪、抛剑相救，带着麻木挥剑的赫伯特杀出重围，笑脸商人趁乱逃逸。赫伯特不顾呼喊疯跑下山，穿过火海与尸横遍野的长街冲回自家旅馆，却正撞见撒修百夫长挥剑斩杀父母。少年绝望扑上却被轻易击倒，在失温的父母遗体旁哭求着再被教训一次，最终被赶来的凯恩强行拖入冰冷河道逃生。劫后余生重返死寂废墟，赫伯特与凯恩在后山埋葬双亲、立下木桩；他意识到今日帝国与米纳尔军队的反常缺席绝非偶然，在后山草丛拾起了商人遗落的《染血的玫瑰短剑》，又忍着刺鼻血腥味扒下死尸身上的残破盔甲穿戴，一遍遍恳求凯恩教自己活下去，最终随老佣兵踏上了漫长的寻仇之路。

【第一幕：东线厮杀、圣城淤泥与赤金裂痕】

此后数年间，赫伯特跟随凯恩在尸横遍野的帝国东线充当雇佣兵厮杀，疯狂搜寻当年袭击佩尔的撒修风术士踪迹。在卡塔索要塞周边的战火中，赫伯特偶遇圣剑修会青年骑士维尔纳斯；得知圣都档案库藏有当年东线战报与佩尔卷宗后，复仇心切且渴望更强力量的赫伯特不顾凯恩“圣剑修会的疯子迟早把身边人拖进火里”的严厉警告，与凯恩爆发争执后分道扬镳，持《圣客券》随维尔纳斯进入圣城索泰里亚。

然而赫伯特的心湖从未平静——“褪色苦修”的剑招对他而言虽不难模仿，可心中熊熊燃烧的恨意却让他根本无法褪去凡人色彩。更令他幻灭的是圣城金玉其外的腐烂内里：在追查孤儿失踪案时，他与维尔纳斯顺着马特·弗洛薇鲁姆干涸下水道摸进地下黑市，撞破了圣医堂暗用异端药剂与教区主教勾结黑帮贩卖孤儿充当“圣妓”的惊天丑恶。两人怒而格杀堕落主教，意外在其密室缴获紫色丝绒包裹的旧福音派禁书《蒂维努斯福音》。然而原教旨“仲裁者”旋即合围礼拜堂，维尔纳斯为护住赫伯特挺身认罪，被当场按上叛教者罪名刺死。目睹挚友惨死的赫伯特彻底冲破苦修枷锁，双掌轰然迸发出炽烈的**“赤金圣焰”**，斩杀数名仲裁者并将整座正教礼拜堂连同维尔纳斯的遗体化为漫天火海，夺路逃往帝国边疆。

【第二幕：棱镜觉醒与四方游历】

逃亡边境途中，精疲力竭的赫伯特被第二圣徒赛修斯·米利安拦路截获。交手之间，赫伯特一眼认出对方手背上那枚刻骨铭心的“覆剑天秤”刺青，狂怒挥拳之下竟再度爆发出金红烈焰，嘶吼质问他当年为何出现在佩尔！米利安既震惊于这名佩尔幸存少年的火焰天赋，亦同样在追查究竟是谁泄露了自己的行踪并抽调走边境驻军。他一招制住尚显稚嫩的赫伯特，冷峻点破：“你不该像他们一样苦修，你有一个更合适的答案。”随即放走赫伯特，命其全速赶往米纳尔王国。

在米纳尔边关即将被追兵仲裁者剿杀之际，受米利安重托的凯恩率领一队雇佣兵骤然杀出救下赫伯特。面对满心愧疚的少年，凯恩并未苛责，而是引他进入了米纳尔王国的**“圣焰修会”**。结合《蒂维努斯福音》的箴言，圣焰修会向赫伯特敞开了截然不同的力量大门——圣力并非只能排斥色彩，而是能够作为本原与大自然的万千色彩相融。不久后神圣帝国向米纳尔王室施压索要逃犯，赫伯特为免连累修会遭异端审判，主动与修会演戏假装打伤守卫叛逃出境；此后数年，他以雇佣兵与游历者身份走遍赛特斯海岛、纳尔河北境与东方荒原，将苍蓝圣愈、赫尔海心与各族技艺尽数熔铸于一身。

【第三幕：荒原对峙与南北玫瑰黑幕（重大抉择 1 与折返点 1）】

羽翼渐丰的赫伯特伪装成雇佣兵潜入撒修半岛腹地，终于在干涸河床边的营帐里找到了当年率军血洗佩尔村的撒修指挥官。面对寻仇的孤儿，苍老的指挥官并未流露丝毫畏惧，只是平静地道出真相：大沙漠的扩张与河流枯竭正将整个撒修民族逼向渴死饿死的绝路，而当年佩尔的惨剧，实则是神圣帝国高层的腐败抽防与南元老联邦提供的秘道地图共同促成的交易；他为了

带领部族妇孺活下去不惜弄脏双手，对此绝不后悔，如今愿坦然引颈就戮，只求放过营中老弱。

- 分支路线 **A【血债血偿·圣焰处决】**：挥剑斩杀撒修指挥官，并以赤金圣焰焚毁营地粮草。赫伯特的复仇怒火达到顶峰（大幅解锁高阶圣焰能力）；但失去领袖与过冬粮草的撒修部族在终局大动乱中彻底沦为疯狂劫掠的野兽，导致战后重建的佩尔村永无宁日，只能重新匍匐在教会庇护之下，与撒修人结下世代死仇。
- 分支路线 **B【另有其人·荒原宽恕】**：认清南北统治集团才是将底层推入互害深渊的真凶，只割下指挥官胸前的《避矢风蚀符石》令其诈死隐退，饶恕营中妇孺并要求其日后偿还血债。指挥官倾囊传授最高阶"风之避矢秘术"，并在大陆终局动乱中率领撒修精锐骑兵出山护卫边境难民与商道。
- **【折返点 1·边境密林核验短剑】**：无论在荒原选择处决或是宽恕，返回西境的赫伯特均会与因调查教会内部而被血红主教派兵围攻的米利安汇合。米利安向他揭开了令人齿冷顶层黑幕：苍白教皇柏图一世已老迈昏聩，蠢蠢欲动的血红主教与地方武装主教忌惮直属教皇的"光明圣徒十二人"不受控制，竟受南联邦黄金腐蚀，主动向一心铲除卡西乌斯余党的"短剑议会"出卖圣徒行踪，企图借刀杀人！当赫伯特取出珍藏多年的《染血玫瑰短剑》交予米利安，护手内侧的 Sub Rosa 箴言与塞维鲁家族秘记彻底锁死了证据链——走处决线的玩家在此体会到杀错棋子的沉重震怒，走宽恕线的玩家则完成冷静的情报合流，正式启程潜入南方首都拉古萨。

【第四幕：维特鲁威的崩塌与新世纪黎明（重大抉择 2 与终局折返点）】

赫伯特携《染血玫瑰短剑》与米利安的密信潜入"水上堡垒"拉古萨，恰逢年末商业会议与塞维鲁家族"玫瑰盛宴"筹备前夕，整座水城表面歌舞升平，水巷暗处却已处于三方势力一触即发的临界点。在追查短剑议会的过程中，赫伯特一面潜入第八席安东尼家族的地下解剖室与第三席克劳狄的外交密库，亲手截获了保守元老勾结北方血红主教、由第四席出卖佩尔防线地图的铁证；一面被迫周旋于拉古萨水火不容的两大反建制阵营之间——一边是在紫鹅绒军官沙龙中秘密串联的"贵族少壮派（卡西乌斯余党）"，年轻的贵族军官与领航员们急需这份卖国铁证在元老院发动合法弹劾、一举清洗把持朝政的五人密院，却神色严厉地警告赫伯特绝不可让消息流入底层船坞，以免"泥腿子暴民"趁乱毁掉十二家族的百年基业；另一边则是聚集在图利乌斯干船坞巨舰龙骨之下、以先知圣墓宣言自勉的平民地下结社"圣墓派"，无数被三百金盾免役高利贷逼入绝境的老水手、十二岁被卖入行会的工匠学徒与粗麻炮灰士兵早已在运河水闸埋好火油，只等一声惊雷便要彻底砸碎"多米诺老爷们"的天秤与钱袋。在悬满红玫瑰的塞维鲁奢华酒宴之夜，手握铁证的赫伯特迎来了改写整个南元老联邦历史走向的终极抉择：

- 分支路线 **A【交付贵族少壮派（卡西乌斯余党）】**：赫伯特将铁证交予少壮派领袖，协助青年贵族军官团封锁宴席厅发起温和政变，以叛国罪当场处决短剑议会五巨头，并为昔日蒙冤的卡西乌斯总督平反。然而政变成功后的少壮派终究无法背叛自身阶级——他们仅象征性地向富商开放了少数议席，却拒绝废除十二家族行会垄断与科尔涅利银行的免役旧债。彻底幻灭的"圣墓派"遂率领数十万船坞工匠、水手与贫民罢工出走，效仿古史撤往城外险要山脉自立"圣山联盟"，与城内贵族改组而成的"卡西乌斯王国"隔河筑垒、南北分治；而处于大陆缓冲要冲的佩尔村则因各方势力急需中立陆路贸易，再次恢复了往昔的繁华富裕。
- 分支路线 **B【公之于众交予圣墓派（引爆平民与水手大起义）】**：赫伯特拒绝了贵族少爷们的改良交易，在玫瑰盛宴现场当众掷出染血短剑与密约账册，并将信号火炬投向城外船坞！积怨百年的"圣墓派"瞬间引爆全城平民与水手大起义——愤怒的造船工匠炸开图利乌斯巨型青铜水闸，滔天湖水冲毁了塞维鲁家族的玫瑰宴席厅；粗麻士兵与水手攻占弗拉维水上大谷仓开仓放粮，拉倒分流广场上的十二根初祖青铜柱，将维特

鲁威十二世袭家族与短剑议会彻底碾碎为历史尘埃。南元老联邦自此裂解为星罗棋布的去中心化自治城市与自由商邦；旧垄断商道被彻底打破，佩尔村受到多港口自由贸易分流的冲击而一蹶不振，归于平淡质朴的边陲农商小镇。

- 【终局折返点·叛教之乱与归乡】：南联邦帮手的轰然倒台令北方神圣帝国的血红主教们惊恐万状，索性狗急跳墙直接掀起了席卷圣城的"叛教之乱"。在惨烈的内战中，以赛修斯·米利安为首的光明圣徒十二人接连血战殉身；尽管教会正统派最终惨胜平叛，但帝国边防已彻底空虚，不堪高压圣税盘剥的各行省民众揭竿而起，神圣帝国版图急剧萎缩。趁势逼近阿提拉斯平原的撒修人与赫尔人，却因在漫长的边境贸易与战争接触中早已深受帝国定居文化熏陶，并未如旧时代预言般毁灭文明，而是占据丰饶边缘地带后主动向教会申请皈依定居。

在这场席卷全大陆的彻底动乱中，赫伯特确实完成了年少时的复仇——那些坑害他故乡的贪婪血红主教也好，躲在玫瑰阴影下操弄人命的短剑议会也好，都已灰飞烟灭；然而凯恩、维尔纳斯、米利安……那些曾在黑暗中向他伸出手的人，也相继倒在了旧时代崩塌的瓦砾之下。也许世间从来没有真正圆满的正义，只是阿提拉斯大陆在又一次阵痛后迎来了新世纪的黎明：不再有绝对的帝国与蛮族之分，南联邦化作星罗棋布的自由邦，连曾不可一世的光辉教会也不得不在文化交融的浪潮中低头妥协。最终，赫伯特带着一身旧伤与记忆回到了重建的家乡佩尔——街上的人们依然有着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的语言，偶尔依旧会为几枚铜币争吵摩擦，却再也不必拔刀相向。

三、北境支线与王室暗线交汇：《少女的反叛》与赎罪幼王的复归

在赫伯特周游四方研习异端力量的第二幕与第三幕之间，一条横跨北境冰海与圣城高塔的重要暗线，将十年前轰动帝国的"圣女殉教案"与救赎尖塔里的阿提拉末代王嗣紧密编织在了一起。

当赫伯特为探寻赫尔人"海洋之心"抵达北部边境重镇芬里尔城时，偶然在小酒馆听见吟游诗人拨动鲁特琴，传唱着一首塞外民谣：相传在凛冬怒涛拍岸的北国峭壁间，有一片违背四季伦常、永不凋零的春花绿野，一位金发如阳的白衣少女与她忠诚的黑发女骑士常在荒原上搭救遭劫掠的村民。酒客们大多哄笑着视之为哄骗孩童的胡话；直到赫伯特在芬里尔街头出手救下一对遭醉汉家暴的贫苦母女，瞥见她们家徒四壁的木杯里竟插着一朵在严冬盛放的璀璨白花。曾遭教会强行迁村封口的妇人向赫伯特吐露实情——救下她们母女的正是传说中的金发少女，而教会至今仍在疯狂搜捕并处死一切目击者。临别时，小女孩将那朵白花塞进赫伯特手中，盼他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不久后，赫伯特在孤舟穿越北境群岛的试炼途中，怀中的白花骤然对一座浓雾锁闭的覆雪孤岛发出强烈共鸣。他攀过溶洞与漆黑荆棘登上海岸，赫然踏入了民谣中那片在冰雪群峰环抱下繁花似锦的奇迹草甸，并在一支裹挟疾风擦耳而过的利箭下，见到了隐居于此十年的两位支线主角——曾被圣座尊为"神之子"的前代圣女蒂娅（真名卡普蒂萨尔娃·卡利克斯，Captisalva Calix，意为"受囚的救世容器"），以及吃山村百家饭长大、无意识身负撒修风之庇护的狼尾短发女佣兵蒂拉（真名鲁普蒂娅·穆恩达，Ruptia Munda，意为"撕裂尘世秩序之人"）。



图：北境覆雪群山与雾海孤岛“永不凋零的花海”——凛冬峭壁与怒涛之间奇迹般盛放的翠绿白花草甸，溶洞口盘绕着守护秘境的古老黑荆棘。

随着信任建立与赫伯特重返圣都索泰里亚，在第二圣徒米利安协助下潜入大教堂禁忌书库查获的密档，彻底揭开了两桩互为镜像的残酷黑幕：

其一，是卡利克斯家族延续数百年的“衔尾蛇炼成惨剧”。初代家主尤斯凯卢斯（Iuscelus）因父母死于贪官、妻儿惨遭强盗虐杀，在极致的复仇与涤荡罪恶执念中堕入疯魔，与教会达成铸造“唯一神降临容器”的密约，用禁忌炼成术将亡妻“不完全复活”锁在地下血池的逆十字架上剖腹重铸数百年；直至当代，教会折下先知卢奇斯“荆棘王冠”上一根染血开花的尖刺刺入母体，方才诞下了活体圣杯蒂娅。十年前，因幼年侍女养母种下人间好奇心而结床单逃出高塔的蒂娅，在山村重逢养母一家却引来家族私军屠村；目睹养母被拧断脖颈的少女流下融金般的血泪，暴走的漆黑荆棘将私军尽数穿刺，此后沦为禁林怪谈，直至被揭榜闯林的蒂拉用市井真话与篝火体温唤醒了身为“凡人蒂娅”的自我。最终在蒂娅为保蒂拉甘愿重入囚笼、即将被癫狂生父推入血池取代母体之际，蒂拉散尽赏金煽动狂信徒冲垮宅邸，两名少女合握一剑刺穿初代母体心脏助其解脱，趁三天三夜的劫掠大火策马私奔——教会遂对外敲响丧钟，谎称圣女殉教升天。

其二，则是赫伯特从芬里尔流亡药师的酒后碎语与大教堂同一批绝密卷宗中拼凑出的“救赎尖塔第二容器秘闻”。原来十年前卡利克斯宅邸付之一炬后，苍白教皇与血红主教之所以未曾彻底恐慌，是因为无门无窗的救赎尖塔深处还关押着另一尊背负国运的活体器皿——末代幼帝朱利安与难产惨死的女仆留下的秘密遗孤、“赎罪之王”佩卡托里克斯·阿提拉（Peccatorix Attila）！

当赫伯特将尖塔中那名“因母亲难产而死、生来被剥夺真名冠以罪人之号、从未踩过一寸泥土”的王室遗孤惨状带回北境花海时，这道消息如惊雷般击穿了蒂娅十年来逃避尘世的心防：十年前蒂拉劈开铁链将她从高塔血池中救出，而十年后的今天，索泰里亚的尖塔里竟还锁着另一个和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的孩子；与此同时，赫伯特也在东方荒原替蒂拉查清了她的身世——她的亲生父母原是为求生机逃往帝国边境、临终前将婴儿托付山村的撒修牧民。

在《蒂维努斯福音》原初哲思的引导下，彻底驯服体内荆棘圣血的蒂娅与寻回生命来处的蒂拉不再逃避，双双投身赫伯特撬动旧时代的终局行动：蒂拉只身前往撒修半岛联络赫伯特饶恕的荒原指挥官，在终局动乱中促成撒修族人止戈定居与边贸和平；蒂娅则在第四幕末“叛教之乱”战火席卷圣城、大教堂黄金树穹顶轰然坍塌之际潜回索泰里亚，循破碎的地下密道登顶救赎

尖塔，牵起少年佩卡托里克斯苍白瘦弱的手走出了百年囚笼。当这位流淌着土地之主“泰拉”唯一祭司血脉的末代王嗣第一次赤足踏上广场龟裂大理石间的泥土，并在蒂娅自然生机的共鸣下伸手触碰那株被教会贬为“Lignum Canum（灰白之木）”的枯死古树时——死寂百年的白霜应声剥落，“瓦尼特拉伊（Vena Terrae · 泰拉之脉）”在漫天烟尘中重新抽出新枝、开满洁白繁花，无声宣告了灭人性神权的终结与大地生机的重临。

第六卷：核心场景演进与关键叙事道具视觉图鉴

一、核心场景随剧情与抉择动态演进表

核心舞台场景	初始静态风貌与环境叙事隐喻	随主线推进的动态演进	玩家分支抉择塑造的终局风貌
圣城索泰里亚 *(Soteria)*	**1.** 黄金树穹顶：先知躯体生出黄金参天树托起苍白教皇。**2.** 尖塔与泰拉之脉：无低窗高塔与纯白大理石广场隔绝王室大地权能，广场中央立着被教会由“瓦尼特拉伊（泰拉之脉）”改名为“灰白之木（Lignum Canum）”的枯白古树。**3.** 玫瑰商会暗馆：暗道直通大教堂输送男女孩童“圣妓”。**4.** 圣医堂黑帘：帘后暗闪赛特斯异端的深海蓝光。**5.** 干涸母亲河下水道：黑帮暗市、实验废药与人口账册。	前期：地面纯白肃穆、市集禁欲单调，唯有地底暗流涌动。中期（第一幕末）：下水道人口交易曝光，教区主礼拜堂被赫伯特觉醒的“赤金圣焰”烧成冲天火海。后期（终局）：血红主教发动“叛教之乱”，黄金树壁画穹顶在战火中坍塌，救赎尖塔封印破碎。	若玩家在游历中传播《蒂维努斯福音》并践行荒原宽恕路线，坍塌的圣城废墟旁将建立起公开接纳“苍蓝圣愈术”与异族皈依者的平民圣医营地；反之若一路杀伐处决，旧教区则沦为遍布苍白碎尸的焦黑死地。若完成《少女的反叛》与尖塔救赎支线，少年赎罪之王佩卡托里克斯重踏泥土，广场中央的灰白之木将褪去白霜重新开花结果。
水上堡垒拉古萨 *(Ragusa)*	**1.** 维特鲁威法环穹顶：切分天秤、钱币、齿轮、竖琴四象限。**2.** 十二岁分流高台：竖立古共和国十二青铜柱，决定平民少年一生。**3.** 塞维鲁玫瑰宴席厅：悬红玫瑰（Sub Rosa），侍者托盘暗藏第一席刺剑。**4.** 图利乌斯巨型水闸：上方紫鹅绒军官俯瞰下方粗麻纤夫。**5.** 密院无名碑：被凿平“卡西乌斯”字样的空白石碑。	前期：仅在佩尔村商人的鹅绒手套、金币与鲸油香水味中侧面投射阴影。中期（第四幕初）：年末商道竞拍与玫瑰酒宴盛大开启，水闸戒备森严，巡回剧团马车暗传密信。后期：铁证抛出后全城陷入政变清洗或街头水巷混战。	少壮派改良线：卡西乌斯空白碑被重新描金刻名，但内城贵族区与外港平民区沿运河筑起对峙街垒，分裂为卡西乌斯王国与圣山联盟。圣墓派大起义线：巨型青铜水闸被圣墓派起义水手炸开冲毁奢华宴席厅，十二青铜柱被拉倒熔铸，化为喧嚣而自由的市民商港。
边境贸易村佩尔 *(Pell)*	**1.** 石板主街与布棚：紧挨的木石楼屋、蹭暗的墙脚、五光十色的异族货摊。**2.** 辛格家旅馆：擦得光滑的柜台、洗净的木杯与永远敞开的大门。**3.** 后山练剑坡：幽静草坡与俯瞰全村屋顶的视野。	序幕前半：车马喧阗、诸族杂处。序幕后半：撒修铁骑突袭，布棚坍塌化为火海，旅馆染血荒废，后山立起孤独木桩。终局归乡：房屋重新修筑，虽不如儿时拥挤喧嚣，炊烟却再度升起。	**2×2** 组合终局映射：· 宽恕+少壮派：撒修骑兵护商、南北缓冲要冲，佩尔重现繁荣且诸族和睦。· 宽恕+平民起义：垄断商道瓦解，佩尔归于宁静质朴的田园边村，胡汉杂居再无兵燹。· 处决+少壮派：商贸虽富却遭撒修残部疯狂报复，村外驻满冷漠的护教军哨塔。· 处决+平

核心舞台场景	初始静态风貌与环境叙事隐喻	随主线推进的动态演进	玩家分支抉择塑造的终局风貌
			民起义：商路凋敝且战火频仍，只余满目疮痍的苦寒边塞。

二、七大关键叙事道具与视觉图标设计图鉴

以下精选贯穿《阿提拉斯编年史》南北阴谋、神学冲突与底层苦难的七件核心叙事器物，采用对标《巫师3》写实暗黑低魔质感的独立物品栏图标（1:1）与文学白描结合呈现：

道具视觉图标（1:1）	器物档案、文学白描铭文与设计功能解析
	**1.《染血的玫瑰短剑》（Stained Rose Stiletto）** 类别：主线贯穿核心证物 / 副手传奇破甲刺剑 “一把由第一家族瓦莱里乌斯秘坊锻造、专供第十二家族塞维鲁外勤特工配戴的拉古萨精钢短剑，轻盈得不像战场上的兵器，倒像是贵族餐桌上切开烤肉的餐刀。藏蓝色的丝绒握柄上用金线绣着一朵盛开的红玫瑰，护手内侧以古阿提拉斯语阴刻着一行小字：‘*Sub Rosa* —— 玫瑰之下，即为秘密。’这是佩尔村化为灰烬的那一夜，那个满脸堆笑的南方商人在后山仓皇逃窜时遗落的物件。剑柄破损的丝绒缝隙里至今还嵌着半粒干涸的佩尔泥土，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昂贵鲸油香水味——那是拉古萨水上堡垒的大人物们才用得起的体面气味。” 【图标设计语言】：窄长冷冽的三棱精钢刺刃与饱经摩挲的藏蓝丝绒金线红玫瑰形成冷暖材质对撞；护手根部刻意保留干涸发黑的血迹与泥印，点明“体面贵族礼器沾满边民鲜血”的反差。 【剧情流转与功用】：序幕于佩尔后山旧遇袭点拾取；第三幕交予米利安旋开护手暗榫，确认短剑议会与血红主教借刀杀人的密约；第四幕作为掀翻拉古萨玫瑰盛宴的铁证。实机作为副手武器，对轻甲与背刺具备极高致命率。
	**2.《神秘少女的不朽白花与圣血荆棘》（Undying White Blossom & Blood-Stained Thorn）** 类别：北境核心支线信物 / 自然与王室秘闻共鸣圣物 “一朵由芬里尔城贫苦小女孩双手奉上的奇异白花，麻绳将翠绿鲜嫩的花茎与一截干枯发黑、残留着暗红血痂的古老荆棘枝捆在一起。相传那是塞外民谣里的金发少女从发间花环摘下一片花瓣幻化而成的礼物——纵使在北国撕裂天空的凛冬暴雪里，它依然如春日初绽般吐露芬芳，随风轻颤的花瓣间流淌着既似褪色圣力、又满溢大地生机的温暖脉动。每当持花者面朝云雾深锁的北方孤岛，或是靠近索泰里亚广场上那株被教会唤作‘灰白之木（*Lignum Canum*）’的枯死古树时，花蕊深处的微光便会骤然变得滚烫而剧烈，仿佛有两个同样被高塔囚禁了半生的孤独灵魂，正在隔着万里风雪彼此呼唤。” 【图标设计语言】：凝结晨露、泛着柔和暖金绿生命微光的盛放白花，与漆黑尖锐、挂着干涸圣血的荆棘断枝由粗麻绳紧紧缠绕，直观浓缩《少女的反叛》中“鲜活凡人善念（白花）”与“先知荆棘王冠受肉诅咒（黑刺）”的共生张力。 【剧情流转与功用】：第二幕于芬里尔城“善念之间”街头支线获赠白花，凭花瓣光芒指引航向登陆北境雾岛“山海间的花海”开启蒂娅与蒂拉支线；后期结合索泰里亚禁忌档案与荆棘残枝，在终局“叛教之乱”中作为唤醒救赎尖塔前枯木“瓦尼特拉伊（泰拉之脉）”褪霜开花的关键触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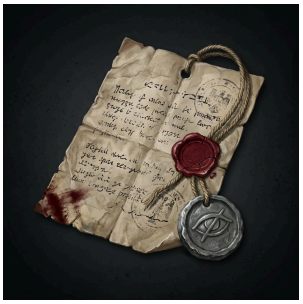
道具视觉图标（1:1）	器物档案、文学白描铭文与设计功能解析



3.《〈蒂维努斯福音〉古语孤本》（Codex of the Divinus Gospel）
类别：神话级禁忌典籍 / “人体棱镜”多流派融合核心

“用一块霉迹斑斑的深紫色旧丝绒布层层包裹的羊皮古卷，干裂的深褐皮质封面上无字无印，唯有正中央深深压印着一圈由墓碑荆棘编织而成的‘荆棘王冠’残纹。这是光辉教会建立之初便下令尽数焚毁的旧福音派孤本，在索泰里亚不见天日的马特·弗洛薇鲁姆下水道深处，从那个一面高诵《永恒圣典》、一面贩卖孤儿的教区主教密室里搜出。翻开泛黄脆裂的书页，原初先知卢奇斯临终前的古阿提拉斯语手迹在幽暗中流淌着微弱如虹彩般的光泽——它平静地拆穿了苍白教皇的谎言：褪去色彩的纯白只是人类审视自身的本原，只能击碎，不能治愈；唯有重新拥抱自然的万千色彩，人才能真正走向人间。”

【图标设计语言】：沾满下水道暗泥的破损紫丝绒、压印荆棘王冠的龟裂古皮封，与书页缝隙间悄然折射出的一缕柔和七彩棱镜微光构成核心视觉隐喻。
【剧情流转与功用】：第一幕末与维尔纳斯夜潜下水道诛杀腐败主教后获得；作为主角系统底层核心器物，解锁将“褪色苦修”与圣焰、圣愈、荒风、海心自由折射切换的完整棱镜技能盘。



4.《卡塔索教区“圣客券”与赎罪铅封》（Cataso Pilgrim Pass & Penance Seal）
类别：帝国通关文书 / 监控区伪装与交涉道具

“一张被雨水泡皱、左下角洇着暗红血迹的厚羊皮通行契券，麻绳封口处死死咬合着两样东西：一枚干裂的血红枢机火漆印，以及一块沉甸甸、压铸着‘盲白之眼’浮雕的灰黑色赎罪税铅牌。在杂草丛生的卡塔索巨石城墙下，没有这张薄薄的羊皮纸，连飞鸟都休想逃过‘仲裁者’阴冷的眼睛；而在卡塔索城外那些枯树挂满吊尸的焦土荒村里，一张从死人怀里摸出来的无记名圣客券，往往比三条活生生的人命还要金贵。”

【图标设计语言】：雨水渍痕、角落血印、猩红碎裂火漆与冰冷沉重的盲眼铅封组合，具象化呈现神圣帝国“暴力猩红（血红主教）+ 无声监视（仲裁者）+ 赎罪盘剥（圣税）”的三重枷锁。
【剧情流转与功用】：第一幕进入卡塔索要塞与圣城外围的核心凭证；在东境关卡与圣城宵禁区可通过出示、涂改火漆或购买黑市假券绕开仲裁者盘查。



5.《圣医堂黑帘后的“深海圣愈瓮”》（Black-Curtain Reliquary of Cetusian Healing）
类别：违禁恢复圣物 / 揭露教会伪善支线证物

“从外表看，这只是一尊最合乎《永恒圣典》规制的苍白圣水瓮，瓮身雕刻着哥特尖拱纹饰，瓶颈系着圣医堂内室专用的黑丝绒封绳——主教们向信徒宣称，里面盛放着圣父赐予的无色神迹。直到你在下水道的搏杀中失手将它磕碎一角：冰冷死寂的苍白外壳裂开，露出了藏在夹层里的吹制琉璃内胆，一汪来自西部赛特斯海岛的‘异端’圣愈泉水正在其中静静荡漾，散发着如同深海母体般温柔的苍蓝色荧光。原来那些在火刑架前高喊着烧死异端的大人物们，夜深人静拉上黑帘之后，也是靠着异端的海水才能治好自己腐烂的躯体。”

【图标设计语言】：外部干枯开裂的苍白圣瓮外壳，与内部晶莹剔透、泛着深海生物荧光蓝的琉璃药瓶形成强烈视觉冲击，一眼道破“外白内蓝”的体制伪善。
【剧情流转与功用】：第一幕探索圣医堂禁区与下水道黑市时获取；既是实机高阶回血与净化药剂容器（类似元素瓶升级组件），亦可在支线中向底层护教军修士出示以动摇其原教旨信仰。

道具视觉图标（1:1）	器物档案、文学白描铭文与设计功能解析



6.《拉古萨免兵役银章》（Ragusa Conscription-Exemption Medallion）
类别：阵营声望饰品 / 南联邦阶级生态信物

“由南元老联邦第六席科尔涅利中央银行铸造的沉重纯银徽章，被海盐浸硬的粗麻缆绳串起。正面以高浮雕压印着外方内圆的维特鲁威几何法环与乘风破浪的三角帆；而银章磨损发乌的斜切边缘上，却被历任持有者用水手小刀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正’字航次刻痕。在拉古萨，贵族少爷穿着紫色鹅绒外套在城头摇晃酒杯，买不起这枚银章的穷人子弟则穿着粗麻布衣，在‘阿提拉斯之火’刺鼻的热油黑烟里化成焦炭。为了凑齐赎买它的三百枚金盾本息，一个十二岁签入商船的平民学徒，通常需要在九死一生的远洋风浪与赫尔海盗的弯刀下，整整熬过十个年头。”

【图标设计语言】：几何理性的方圆法环与三角帆浮雕，被外圈一刀刀绝望而执着的计数刻痕包围，将南联邦光鲜商业文明背后的血汗账本凝缩于方寸银币之上。
【剧情流转与功用】：第四幕拉古萨港口区关键道具；既可用于通过常备军征兵哨卡、向科尔涅利银行查证高利贷黑账，也是联合图利乌斯船坞底层“圣墓派”水手发动大起义的重要信物。



7.《撒修长老的避矢风蚀符石》（Sashu Elder's Wind-Eroded Talisman）
类别：阵营传奇护符 / 第三幕道德抉择核心信物

“一块取自撒修半岛干涸河床最深处的灰黄色砂岩，历经数百年荒原烈风的天然穿凿，石身正中央形成了一个光滑奇异的螺旋状风孔。部落长老用混合了战马鲜血与胡杨树汁的赭石矿物颜料，顺着风孔边缘一圈圈绘满了古老的‘行风图腾’。串起符石的牛皮绳已经被两代游牧人的汗水与血垢浸得发黑发硬——它曾挂在那个下令焚毁佩尔村的撒修指挥官胸前，护佑他穿过‘阿提拉斯之喉’遮天蔽日的箭雨；如今皮绳被一刀割断，交到了幸存的佩尔遗孤掌心。摩挲着石头上粗粝的砂砾，你听不见神明或恶魔的低语，只能听见一片正在死去的沙漠里，无数饥饿妇孺沉重的呼吸声。”

【图标设计语言】：天然粗粝的黄砂岩孔洞、赭红斑驳的同心螺旋图腾、串着裂纹骨珠的发黑皮绳，以及穿过石孔的一缕微弱风沙气流，充满原始苍凉的游牧质感。
【剧情流转与功用】：第三幕撒修荒原对峙分支专属产物——若选“圣焰处决”则符石在烈火中崩裂损毁；若选“荒原宽恕”，指挥官将亲手割断皮绳赠予赫伯特，装备后大幅强化“荒风”流派的箭矢偏转率，并在终局触发撒修铁骑驰援边境事件。